

文 學 叢 刊

十 月 十 五 日

蕭 軍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日五十月十

軍 蕭

有版權

實價

日五十月十

作軍蕭

人行發

林文吳

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六三四路州福海上

所刷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巴金主編  
文藝叢刊

第五十集  
共六十冊

鹽的故事	野鳥集	生人妻	牛車上	苦難	憎恨	砂丁	夢之谷
窈先艾短篇	蘆荻	羅淑	蕭紅	沙汀	端木蕻良	巴金	蕭乾
無題草	原野	刻意集	竹刀	十月十五日	兒童節	草原上	遠天的冰雪
曹葆華詩集	曹禺劇本	何其芳雜集	陸蠡散文	蕭軍散文	羅洪短篇	劉白羽短篇	靳以短篇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一——一五〇〇冊

## 前記

昨夜讀完了斯文赫定博士的一部「亞洲腹地旅行記」，接着把一本「雷馬克評傳」也讀完了，已經是第二天的上午兩點鐘。可是還不能入睡。於是兩隻手交疊在腦後，賞鑑着對面棹案上一隻瓶裏面插着的兩大枝桃花。花從昨天起幾乎算是全開了，祇餘了幾個正要開放的苞，我想出不了早晨，它們也會開了的。葉子們也綠尖尖地見大了起來。從這花，我便聯想到去年這時候，我們已經搬到了一北四川路。」

海燕出刊而被停刊，譯文復刊，作家創刊……這全是在那時候。這使我們每個

人的每顆心上，似乎全繃緊了一條敏感的絃。更是我自己：興奮，激動……這些繁響，幾乎佔據了我精神的整部。當我每次把一點關於每個刊物進展的消息帶給他，他也總是不能夠不泄露出自己爲了歡喜而起的激動，可是他又好像若無什麼稀奇似的，表示他底老到而微笑着。有時，他也要忘了這「老到」便要從仰在藤椅上的姿勢直坐起來——一隻手常常是擎舉着正在燃燒着的香煙——顯出玩笑似的驚訝，驚嘆一句：

「啊！這個樣子啊？」這會使我們在他身邊的人，全被感染得大笑起來。我自己的歡喜，就相同從萬疊冰雪和岩谷積壓下而奔流出來的春天的激流一樣，沖洗着我的心……。

可是，當我們的笑聲聳起時，他却又要像一隻沉思的烏雀似的，頭微側着，眼瞼垂落，靜靜地坐着；接着也許吸一口煙，再輕輕地把身子靠在藤椅的背上，再接再連地吸着煙……那時候他已經見病了！已經不常能夠同我們在樓下吃飯，或吃一盃酒。

「我們現在好了！要什麼刊物有什麼刊物……印書的地方也有……」一次我高興得在他的面前竟拍着自己的腿。接着說：「我們的陣容現在可以了：有主力，有友軍，有輕騎隊，突擊隊……您是步兵加海兵出身，我是砲兵學校差一天沒畢業的學生……」

他笑了。可是很快這笑容就收斂起，把手指間的香煙向身邊棹角上的灰盂裏動了一下，眼睛靜靜的扭着我的眼睛說：

「不要這樣過於高興了啊！」

是的，過了不久，就證實那時我確是有點過於高興了——它們漸次地遭到了損害。

我愛，我尊敬，我所信賴的這個人；他能使我歡喜的眼淚，在他的面前傾流像春天泛濫而激蕩的水似的人……他死了！

世界上，不足一年中死了巴比塞，高爾基。他們已經到了應該死的時侯，而你

——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偉大的母親——却不能死啊！可是你竟別我們而去！從此我們將到處唱着，聽着，哀悼你的哭聲和紀念你的歌聲：

復仇和前進……

## 二

爲了在地圖上增添一條河流；確定一段山脈……這河流和山脈如今我們在地圖上看起來，它們的位置僅是一條細線，一粒米而已。科學者們却要用自己的生命像用一枝標杆，一具懸在細絲上的測錘似的，決定它們的位置，決定它們底高和深。爲了要從陷埋在沙漠中幾千年的古城裏，獲得幾塊骨頭和磁片，好證明人類幾千年以前的文化和生活……科學者們，便要用自己的生命作賭注：探深淵，跋沙海，攀絕壁……日與風、雪、冰、沙、豺、狼、酷暑……等鬪爭。在這鬪爭中，一個一個強健的人死了，駱駝、犛牛、騾、馬、羊、狗……一批批地死了。死了的人們就用墳上的木十字；牲畜



們則用自己被豺、狼、風、沙、洗刷白淨了的骨架，作爲後來者的路標……這就是爲人類建成完美的文化寶塔所用去的代價！我們後來者使用它，享受它，在博物院裏我們很平凡地觀賞這些陳列的骨頭和磁片，我們是不會想到它們的來處和是怎樣來的吧？那時候除了天然的障害以外，還要有人爲的障害，那就是當時英國政府。他們不准赫定博士由印度的大路入西藏。使他們不得不歷經艱苦，犧牲人畜，從荒僻的山底海中潛入而潛入以後，拉薩的達賴又是派兵百般阻留，甚至要逼他們從原路折回……從此我們可以知道了那時那些畸形的政治制度，它們對於人類文化是怎樣一個浴血鬼似的敵人？這制度直到現在，也還是照樣存在着。雖然施行這些制度的壞蛋們的本身和子孫，也要同別人一樣——也許比別人更多些——享受這些用生命獲得的結果，可是他們的制度却要保存着。

在這本探險記中，也曾有關於前清大員李鴻章的一段故事。他問赫定，瑞典是怎樣的一個國家？赫定說他們的國家也是個安樂的大國：

「在那裏冬天既不太冷，夏天亦不怎熱。那裏沒有沙漠和草原，只有田疇森林和湖沼。那裏沒有太富的人，也沒有太貧的人。」

於是這位「大員」打斷了赫定的話，轉身就向着他們翻譯者的俄國人包羅夫說了：

「這真是一個可注意的國度！我將要勸俄國的沙皇佔領瑞典。」

這使包羅夫窘了！他怎能夠在一個國民的面前，翻譯說這位「大員」要勸沙皇吞滅他們的國家呢？於是我只好說：

「這是不可能的，閣下！瑞典王同沙皇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彼此從不含有任何惡意的。」

以下，赫定博士這樣寫着：

「後來李鴻章又向我問道：

「您講及，您曾走過東土耳其斯坦，北西藏，柴當和蒙古南部。爲什麼您的旅行

只穿過我們的屬國呢？」

「爲的研究和繪畫那些不知名的部分，考察地理，地質和生物的情狀，尤其是我要看看，是否有可以給瑞典王佔領的合適省份。」

李鴻章很開心地大笑，把姆指翹得高高的，喊道：「很好，很好！」在我是報復過了。他現在不追究瑞典是否有佔領中國的屬國之可能這問題了，他用另外一個問題來岔過去，問道：

「啊，您也研究地質學呀。然則當您在一片平原上馳過，遠遠地望見地平線上的一座山時，您能夠立時說出這座山有沒有金礦嗎？」

「決不能！我先得馳到這座山，並且用岩石的理論研究牠的礦石種類。」

「感謝得很！這算不得什麼本領，我也會做。老遠就能判斷出那裏是否有金子，這才是本領呢。」

在這點上我只好承認失敗了……」

上面句旁的圓圈係我所加。我覺得這兩句話，很能夠代表了一般中國人「口頭上爭勝利」的精神，「大約摸」的精神。

李鴻章是前清擔當國家大事的「大員」，他無知識，腐敗，不懂禮節……如今我們是「民國」了，並且已經「民」了二十六年，我想，我們民國的「大員」像李鴻章那樣「勸俄皇吞瑞典」，「馳馬看金礦」的精神不會再有了。可是，近年來真正要給他們的「天皇」尋找可以佔領的土地的，假詞遊歷，考察……却儉測軍用地圖，捎帶販賣「海羅英」組織間諜機關……的「某國人」，我們希望身當其任的「大員」們，却不要太懂禮節了，這一點却應該學一學李鴻章那點點精神：……爲什麼您的旅行只穿過我們的屬國呢……」問一問罷！

當雷馬克由西線上歸來，愴惘地追懷着在戰爭中一個個死下去的同伴；眼看着那兇殘的炮火怎樣粉碎了那些強壯的充滿着青春和力量可愛的身軀……才

寫下了西線無戰事，一部可紀念的書。據作者自己說，他也並不想藉着這點點近乎偶然成就的土台爬上去，成一個作家或名人，這使他喪掉了自由，喪掉真摯的友情……這榮名和好意對於他，簡直是一種軟性的刑罰。他說：

『爲什麼一個人要從事著作呢？這是成名的和無名的作家未曾想念過的，所以他們拚命的尋找機會，孜孜的寫作，只想着在作品上等着成功，從讀者的心上固定他們的地位。假如他不曾戀着要這樣幹才能獲得他的地位和聲譽，他決不因此而日夜辛苦了的。這樣便養成社會上的一種不可遏制的病態，在這種病態中，有千萬人把他們的職業固定了。』

雷馬克這幾句話對於我國從事寫作的，「成名的和無名的作家，」應該也是有用的。

『爲什麼一個人要從事寫作呢？就是想要『從讀者們的心上固定他們的位置麼？』還是企圖『在這種病態中，有千萬人把他們的職業固定了。』

因爲西線無戰事獲得了那次直接或間接，蒙受過大戰創痛的讀者們的愛好。因爲這愛好是廣大的，瘋狂的……於是就不能不有一批專以造謠或是破壞爲生，就相同臭蟲，蚊子，專以吸血爲生似的人們，說雷馬克沒有到過前線，只是在後方掘戰壕，他寫這部書已經是五十五歲的老人了，決不知道青年戰士的勇敢底精神。而他寫下的完全失掉了真實性等……在這謠言中，最漂亮的應該算他們發現雷馬克曾教人製造白蘭地酒的方法，因之使涉及道德問題，因之便引起了輿論譁然！同時，一份弗希起報上却也回答得很漂亮：

『教人製酒總比對於一個無辜的人烹調有毒的謠言要好一些……』

事實呢，雷馬克當教師的時候，有人確知道他曾寫過這樣一篇文章，當然這謠言也算「事出有據」了。不過，我們不知道這「教人造酒」又怎能和西線無戰事拉到一起呢？就如早先有人說魯迅先生的牙齒是黃的，鬍子像龍王爺而涉及到他文章一樣。可見無論那一個國家這類專以造謠爲生的玩意兒的技倆，大致總是

相通的。

爲的要在人類文化空白的表格上添加一點什麼，就不得不用自己的生命作測錘，用無數生物的骨架作路標。——這是我讀了斯文赫定博士的「亞洲腹地旅行記」後所感到的。

爲的要把在大戰中所獲得的創痛和罪惡，公平地伸訴出來，便要獲得臭蟲，蚊子，叭兒狗似的人們造謠與侮蔑——這是我讀過雷馬克評傳後所感到的。

至於在這用「人」疊成的沙漠上，所謂「人類」的沙漠上，把自己的生命作測錘和標杆，使自己的一滴一滴流下來的血跡作後來者的路標；把人類中大多數蒙得的創痛，苦難和不公，公平地伸訴出來的人活着的，我願於他們有光榮；死了的，我願於他們有光榮！至於對這樣「光榮者」曾做過損害與侮蔑，或正在做着這樣工作的人，我願於他們也有光榮罷！

這個集子裏所收的散文和小說，全是一九三六年內寫下的。本來另外還有兩篇「雜文」一首詩，也預備收在這裏。就算作一年的成績室。後來，編者覺得有點太雜，恐怕讀這集子的人，對於我的印象不大好，並且對於叢書的編制也不大相宜。於是相互商量之下，我就抽它們下來，待有機會再湊類似這樣幾篇，一同編起，也不爲遲。

說到「印象」這一層，廣泛點說，無論「作人」還是「作文」，我從來是不大顧及的。譬如，一位新識者見過了我這人，對於他是起了一個怎樣的印象呢？惡的好？不惡不好的？還是上海人所謂「馬馬虎虎」的？這我不大管；讀過我的幾篇文章的讀者，對於作者所起的印象是好的？惡的？或竟至什麼也不起？這我也不管。我只是按着我要做，我能做，做下來就是。我愛「真實」，不過，微小的，只要無傷於大的真實。



的「撒謊」我也愛。就是說，我雖然不樂意把自己的印象故意裝點金粉末，却也不樂意塗點污泥在上面，使人一見作嘔。——「作人」是這樣，「作文」也如此。

『我們要米吃……』記得在水靈山島那篇遊記裏，我曾寫一個調查員下鄉，坐在公所的大廳裏，疊着兩條腿，手裏的毛筆旋來轉去地，用着演「文明戲」似的腔調問着兩個鄉民說：『你們需要什麼呀？……』鄉民們就那樣答他了。從這裏，我得到了一點啓示，就是我希望自己，文章到實在寫不出也擠不出時，仍歸本行，還是去當兵吧！不應該學那位調查員似的，搖着筆桿問讀者們：

『你們需要什麼呀？』

這篇文章的題目本是「前記」，可是關於在「前記」裏面應該說的話却沒幾句，竟信筆拖了一些其他。不過從這「其他」之中和「前記」也不能說絕對沒有一點關聯。那麼，就任它們這樣關聯着罷。

我謹以這本書的名字，算作紀念我所尊敬的人，我願於他有光榮的人。

一九三七，四，四，晨十時——上海

# 目錄

前記

## 第一輯

初夜·····	三
廣田君·····	一五
我研究着·····	二二
病中的禮物·····	二八
十月十五日·····	三五
水靈山島·····	四一

未完成的構圖……………六四

鄰居……………八五

第二輯

爲了愛底緣故……………一一九

四條腿的人……………一七九

第一輯



## 初 夜

夢幻一樣，心臟排擊得很利害；左脅下的長刀還時時起着不馴順的扭擺，這使我更增加着慌亂，於是用一隻手撫握着它；從帽遮沿的下面鼠似的看着路上的行人。不湊巧，自己過長的靴尖又觸到了行在我們前面「領班」的靴跟上：

「你——這是什麼樣子……丟臉，把握刀鞘的手給我丟開……再挺起點胸脯來……放大點脚步……一些丟臉的貨……也要當憲兵……」

領班的軍士話是說了這樣地多，而他的頭却祇是扭轉了一下，就在這一下之中，他那過度白和過度瘦的臉，狼似的牙齒，短短的上嘴唇……又增加了我一次憎惡。更是那雙發黑的母狗似的小眼睛，我簡直要立地挖它出來，讓人底脚和馬底脚……像泥一般輾爛了它。這却不能夠，我今夜還是要被這個自己所憎惡的人指揮

着。

並行在我旁邊的同我一樣是第一夜才出來服務的新兵，他比我更年青，那軍刀，那靴子……對於他更顯得不馴順和蠢重了。他似乎被困惑得要哭，我輕輕碰了他的肘子一下：

『挺起點胸來……多難看……脚步放大一點……和我找齊……人們全在看我們哪……』

確是的，行路的人他們常常要停止下，即使坐在車上的，車已經走過了，他們還要扭回頭來，烏龜似的儘可能延長着頸子，像在看尋常的獼猴戲似的笑着，搖點着腦袋……我們的領班走得更有精神了，像一匹輕薄的兒馬，無恥的亂扭擺着他的腰身，更是經過有着女人的地方，他使靴跟有釘鐵的部分，特別響亮地打着地。

這是春天底黃昏。街上濃濃騰轉着陰溝的酵氣，糞末，烟塵……呼吸全蒙上了枷鎖汗，在我和我的伙伴的臉上，開始了無顧忌地漫流着了。我們不能找到機會措



一措它。

——時刻不要忘記我們是憲兵……法律底化身……要莊嚴……

在「憲兵訓練所」裏，教官是這樣講，隊長們也是這樣講……今天在臨出發以前，我們底那個歪脖子，正在發着胖的連長也是這樣訓諭着：

「你們是憲兵……你們是「活法律」……「憲兵者……兼軍事與普通警察者也……防止犯罪於未然；逮捕犯罪於已發」……你們是新畢業的學生……還沒有服過務……不要壞了名譽……什麼事全要聽班長們指揮……他們是有經驗的……第一要服從……」

這些在我們新畢業的學生全是明白的，並且還可以校正他把「憲兵學」背差了一個虛字。

「蕭軍，程成，這面來……」

兩隻手槍，兩柄生着鏽的軍刀，一齊放在一張桌子上。一柄刀的刀緒沒有了，另

一柄雖然有刀緒，在鞘上却陷了無數的坑凹。我心裏開始想着那一隻手槍是該發給我的呢？刀，我是寧要沒有刀緒的那一柄，也不要再在鞘上有坑凹的，雖然全有鏽。……槍，最好是那隻八音手槍了，又輕便又光亮……槍緞帶還是那樣綠得愛人結果，正是那柄鞘上有坑的刀和我所不愛的那柄又沉重又不好看「七星」手槍落在我的手裏了。我感到一點不平：

『我不要這隻刀……』

我的班長他並不回答，祇是從坐位上站起來，靜靜地，前面說過，用他那發黑的母狗似的眼睛看着我，牙齒顯露着：

『你挑皮嗎？我知道……你們這些新畢業的學生……更是你……在我的手下挑皮可辦不到……你要打聽……爲什麼這刀你不要？』

『不爲什麼，這刀太難看……這槍……』

我費了很大的力氣，纔把那枝七星手槍的槍機扳開。

『沒什麼理由……就統統拿過去……在六點鐘以前把一切全收拾好……刀鞘擦亮了……一點銹也不准有……刀身擦不擦倒不要緊……六點鐘我要帶你們去巡察——』

靴子不調協，帽子，刀帶……全和我的身體不調協，就在這不調協之中，我們出發了。

刀鞘的銹算沒有了，在槍機的小軸上也注了些油，我不知道我們今夜會有什麼奇蹟發生。

走路當中，我和我的小伙伴，只是用眼睛酬答着，起始我看到我所希望的那隻有着可愛的綠色的槍繸的八音槍掛在他的身上，總是存着一種不可解的妬意。不知爲什麼這妬意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消失了，還覺得這槍掛在他那小巧的身子上却正相宜，自己也似正應該佩着這隻重七星。可是對於領在我們前面這個班長的毒恨，却隨着我的脚步增加着，我看到他那露骨的後腦，自己的手不自覺的就要去

按到手槍的尾巴。

對於這個都市我們什麼全是生疎的，無論街道或行人。在我，覺得這裏的空氣全生着生疎的絨毛。

『記住啊，這是××街；是我們該巡察的第一路線——』  
前面這個慘白的小人物，這樣不斷地指示着。

『記住：這是××公館；那是××建築物……這全是我們警衛的區域……』  
經過幾處大建築物，他也是指示着。不錯，憲兵學上說過：對於重要長官的住宅，公共建築物，應該保護他們的安全；對於下等社會，貧民窟……應該時刻防止犯罪的發生……

從這條街到對面那片街市，中間要經過一段沒有建築物的場地，我的呼吸開始感到一點輕鬆了。長刀也馴順了些。我的小伙伴也顯得精神了，他向我笑笑，我也向他笑笑，我們相互作着鏡子來規正自己：比方他的帽子有點伸向前了，或是我的

靴子腰有點頹下之類。

我們的班長却顯出明顯的不行了，脚步遲滯，背脊拱出，靴跟上的釘鐵打着馬路上的石頭底聲音，也低啞了。也許爲了這是一條荒涼的街。

「聽着……」他扭過頭來像雨天的閃光似的笑了一下說：「……回去，連長若問你們——他不會問的——萬一他要問……就說全個巡察線全走到了——我領你們到一個地方去休息休息……」

很出乎我們的意外，他爲什麼會這樣春天的雪似的忽然消溶下來？不過很快的從他那接連幾個不能掩飾的哈欠中，我明白了，似乎我的小伙伴也明白了，我們又彼此用眼睛交換了一下意見，雖然彼此的眼睛已經看不分明了——這是一位鴉片將軍。

我們等候在一個大旅館的客堂。這樣客堂，除開在外國電影上以外，我沒有見

過的像希臘古建築似的白圓柱，隨處聳立着；面前長大的條案上，擺着不知名的鮮花，各樣的酒瓶，各樣的茶，高高的細脖子荷葉式每隻玻璃的盤碟裏，用各種方式安置着各樣水菓糖，包糖的紙閃金屬似的光……但是我們祇能看着這些廢物，不能動，也不能吃，只能喝一盃帶酸味的檸檬茶。還未到這裏之先班長已經囑咐過了：

『無論到在那裏……不准貪吃……要保持尊嚴……我們是憲兵……不比普通沒有受過教育的兵……』

現在他走出來了，又恢復了原先的元氣，並且在窄窄的臉上還有了一些紅潤，向着茶房問着，一面翻着店簿：

『今天有新旅客嗎？』『班長，您用好了？』我們的班長的眼睛向他投過來了：『我問有沒有新旅客用什麼？』

『是，是……有新旅客……』茶房笑着垂下他的光頭，輕輕向後面退走着。

『這裏有軍人……我們要查嗎？』我在店簿上發見了有軍人，問着他。

「什麼軍人？」他把手裏的筆要準備在簿上簽字了，他停止下，靜靜地看着我，我也不退讓地看着他，我說：

「「憲兵勤務須知」上說過：查旅店凡遇軍人，應該檢驗「護照」……」

「這不是你背書本子的地方……」他終於斷然地在那簿子上寫了「憲查到」三個墨飽神足的大字。我發見那幾個茶房全在準備着大笑了。

「你們這些沒有經驗的新兵……真使人操心……不懂得還要亂多嘴……住在這樣旅館的軍人……至少是團長以上的階級呀……你檢查出麻煩來……我們連長也吃不起呀……記住，這樣旅館不能認真……你得懂得當差……」

像這樣的話，在「憲兵學」上我確是沒讀過，我開始有點佩服這隻老耗子了。幾家大的旅館，全是用了那樣一個方式查過了，每個旅館的客堂裏，也全是爲我們預備着各樣的水菓，點心，成筒的香烟，糖和茶……我們也還是看着我們的班長熟習地享用着，我們還只是吃茶。每個旅館裏面的氣味，總是一樣的：酒，紙烟，作爲

這氣味主味的還是鴉片的餘烟。

『這裏面……有吸鴉片烟的哪！』我的小伙伴紅着臉，聲音像遭受了痰的擁塞，不知是說向自己，還是說向人？我們的班長却沒有回答。

上等的中等的旅館全查過了，最後停止在一個下等旅館的門前，我們的班長也停止住了：

『這個旅館是不干淨的……今夜我們要好好搜查它……』

在他說話的時候，一股酒和鴉片烟糞的惡臭衝向了我，幾乎使我嘔吐出晚間所吃的東西。

街上，除開崗位上的警察以外，什麼人也沒有了。那大約總在次日上午底兩三點鐘。

我的伙伴和班長，押了那個男犯人走在前面，我和這個女犯人走在後面。她走



起路來很慢——雖然她似企圖在快——路又是那樣地長，起始我焦灼，想斥責她幾句，來洩洩自己這幾個鐘點所積存下來的憤怒。當我一看到她那被纏裹過的傷殘了的腳，憤怒又被自己吞下去了。

我的一隻手提着證物——鴉片烟具——另一隻手還是撫着脅下的軍刀，雖然在它已經像一隻狗似的馴順地伏貼在我的脅下，爲的不要它的聲音破壞了這夜的寂靜。

『你冷嗎？』我好像不是在問她。

『俺不冷。』她向我惶惑地笑了一下，她也許以爲我煩厭了她走得太慢了，但她的腳是傷殘了的。

『不要忙，就這樣走好了我……』我默默脫下了我的手套，看着她那短短的上衣和禿禿的袖子——走在我前面的人們，漸漸攪成一團灰影，在街燈下隱現着；班長的靴子打着石頭的動靜，好像還沒什麼增減，我不想再顧到這些——一陣很

尖銳的風透過了我們中間，她打了兩個寒顫。

『帶上這個，快——』我把脫下的手套遞給了她，用在舞台上用的低音命令着。她却不敢接受：

『俺不冷……老爺……您自己帶着罷。』

我們正經行在一隻街燈下面，我們的身影全縮短了，一樣的低矮和黑暗，平貼在路上。爲了脂粉不規則地脫落，使她變得很狼狽，重重疊疊的天花疤痕，更顯得繁多和清明了。

『不准叫……帶上它——』

於是她服從了我。

這是我當憲兵服務的初夜，我違犯了規則——對於犯人連借一付手套也是規則所不許的——我叛逆了這個規則了——那時候我還祇是一個孩子，女人是一個四等妓女。

一九三六，五一夜。

## 廣田君

除開脚尖過度向內，膝蓋骨常常打着磕碰以外，其餘和日本知識層的男人沒什麼大差了：廣田君的臉也總是那樣陰沉着，顏色青黃，嘴角拖下，眉毛鎖着……走起路來一樣左右搖擺着身子。

「喂！廣田君。」我去訪我的朋友U，只要在走廊裏一遇到他，總要和他這樣招呼一下。

走廊是陰暗的。因為整部的房子，下半段埋在地下。這是寄宿舍似的旅館，獨身漢，或是家眷不多的小職員們，多住在這裏。哈爾濱這類旅館很多。

「哈——」每當我向他打招呼，廣田君總是像受了驚似的這樣回答我。要  
是他正在走廊的地板上踱走着，他必要立刻停止了脚步，手安放在褲袋或衣袋裏，

靜靜地謙虛地向你望着；如果要是他正倚靠在自己房間的門扇邊呆着，他也會馬上就脫離開所倚靠的東西，直直地像一個兵士似的站向着你。不過他無論用了怎樣的姿勢，每次他那臉上的表情——嘴角拖下，眉毛鬥着——總是沒什麼改變。那顏面的筋肉即使有時一鬆動，很快又會恢復的。更是那兩隻眼睛，在那陰暗的走廊裏，每次總是使人獲得一個不妙的印象：眼白過度的白，而黑眼球湛出的光，近乎發綠，使人會聯想到一隻飢獸的眼睛。這不是故意侮辱廣田君。

U君是從日本回來不久，他研究「照像」，在牆上還掛着一枚很大的獎章，據說那是日本學校給的。泥質的上面浮彫着一些什麼。我不大喜歡照像，也不大關心獎章一類的玩意，也就不去細看它。

『廣田君的職業怎樣了？我常常這樣關心似的問着U君。』

『許是快了吧？日本人總是容易的……他又遞上呈文了……』

我和廣田君認識，也還是U君介紹。當介紹完了，使我很奇怪，廣田君爲什麼沒

有普通一般日本人那樣神氣呢？爲什麼坐着的時候他的頭總是那樣無神采地勾垂着？這使我發生了趣味，也忘了平常所執着的憎惡。

「我是研究藥物學的……也喜歡研究社會科學……」

U君爲他翻譯着，爲了他說研究「社會科學」這更使我對他感到一點親切：

「你幾時到的哈爾濱？」

「去年……」

「爲什麼現在還沒找到職業？」

「這是官方的意思啊……呈文遞上去很久，也多了……」

他沈默下去，爲了提到「官方」，我好像記憶起一點什麼似的也沈默下去。U

君却談到了別的。不久廣田君就辭走了。

「你不要同他談什麼。」U君說。

「他不是很高興社會科學嗎？」

『這靠不住的……』

又一次在U君處遇到了廣田君。這次比第一次熟識了，他親切地握緊我的手。但我却感到他的手過度地森涼！好像沒有血肉的石膏型。

『職業有消息吧？』

他的頭搖一搖又勾垂下去了。

U君說給我，他到了哈爾濱已經四個月，這是春天；而帶來的多是皮衣和棉衣。家裏來信說再不能有錢寄他了，他已經改到中國飯館吃飯。

『你喜歡吃中國飯嗎？』他點了點頭，同時很快把眉頭重重蹙了一下，看一看U君，帶着苦味似的笑了。U君也笑了，只有我不知道這笑的意味：

『笑什麼？』我檢點自己並沒有說出什麼可笑的話和可笑的行爲，問着U君。『不笑什麼……』在廣田君走了以後，他向我繼續解釋着：

『他已經吃了一個月的餃子了。』說着U君自己又禁止不住笑了……『……』

一個月以前……他來問我，他說他的錢不多了……要到中國飯館去吃飯了……他問我中國飯什麼最好吃……又便宜？……我就告訴他吃餃子……他在我這裏好容易學得把「餃子」兩個字的音讀得正確了……他就試驗着去吃……第一次回來很高興……他說中國的餃子果然好吃……我問他：「你怎麼說的，到飯館子裏？」他說：「一個人過來似乎在問我吃什麼，我就說『餃子』……他伸出手指頭來問我的數目……我伸出三個手指頭來……他們笑了……後來給我端來三碗……我的意思本來想要三個先嚐嚐……他們却給我三十……三十我也吃了……」他就這樣每天照三十吃了……可是一天比一天吃不下去了……今天他來說：「餃子也不好吃了……我已經吃了一個 month……」他請我再說一樣名字給他，我纔就說給他改吃『麵條』還正在教讀音的時候……你來了……」

此後只要我一到 U 君處，就常常要碰到廣田君。他似乎和 U 君成了很好的友誼，和我也成了友誼，談話也多起來，雖然他的頭還常常要勾垂。

「……在國內……他們全說滿洲如何如何地好……高粱米是甜的……賺錢多，也容易……而我却什麼也沒撈到……祇有冷！那個國家也是一樣啊！『朝中有人好作官』……」廣田君的牢騷話，隨着他臉上的肉反比地增加起來了。最後他簡直哭罵起不給他職業的機關。我們安慰他。我忘了他是日本人，U君似乎也忘了他的界限。

U君搬開那個旅館，我因有事沒有到那裏去，可是我的心中總還惦記着廣田君的職業。

隔幾天呢？我偶爾在街上遇到了廣田君。很遠我向他招呼着，可是這次他却頭昂得很高，從我的旁邊過去了。我疑心自己也許是認錯了？但那狹窄而溜下的肩頭，青黃的臉色，拖下的嘴角……更是那脚尖過度向內和走起路來常常要打磕碰的膝蓋……我是過分清楚的。雖然今天他是穿了不同的過度漂亮的春裝。我停着，看着，研究着……這個熟悉的背影，我確定他是廣田君。除開衣裝以外，所不同的祇



是他走路左右搖擺的度數較平時大了一些。

「廣田君怎樣了？」我尋到U君第一句話就問他。

「他有了職業了……月薪二百……市政局衛生課辦事……別處還有……問他怎的？」

「我今天在街上遇到他……向他招呼……沒理我……」

「我這裏他也總沒來……啊！春天快完了……」

U君淡淡地笑了笑把話拉到了春天……我默默地辭別了他。

一九三六，三，三〇夜。

## 我研究着

不是爲了孤獨，也不是爲了寂寞，祇是常常喜歡一個人在夜裏走走，更是落着  
一點雨的夜。

人在行走的中間，可以想着各種各類的事情，有的時候如果對什麼發生了興味，就停止在那裏，待看夠了再走。

每次經過白渡橋的時候，我就要這樣研究着：

『這水是向那個方向流啊？』

若同朋友們坐電車，我也常常要問他：

『你，先不許看，說給我，這蘇州河的水是向那一面流？』

他們也常常是答不出，雖然他們全是生活在上海很久了的人。

「也許是向西吧？」

「也許……？」我高興了，覺得自己這試驗很成功。

「這和普通的中國河流一樣，也是向東的啊！」

起初我也總是疑惑這條水也許是流向西的。察看着飄流在水上的木片和碎葉……證明了這水是流向東。可是到第二次經過的時候，我又懷疑了這斷定：

——也許在江水漲潮的時候，它要流向西……？

在漲潮時，水面上要碰巧沒有木片和碎葉等，只好看着那往來的船隻進行艱難的一面，當然就是逆水了。從確定了這河底流向，我也就不再研究它。但我還是常常喜歡在那裏走走。

也是個落着雨的夜！不很大，濛濛散散近乎霧似的；我也是和平常差不多，檢着自己所愛走的街走；檢着自己所愛停留的地方就停留。除開這條河以外，就是沿着外灘那條江堤走。那江水的氣味——更是落過雨的夜間——腥臭得是那樣地濃

烈搨夜班的碼頭夫們尖銳的喊叫，又是那樣沒有韻節地傷着人的心！我也還是愛着那地方。當然我也可以檢着有街樹的宜於散步，比方像霞飛路那樣地方走，不過我一走到那樣有詩味的路，就要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孤獨！那江水的臭味和碼頭夫們底吆喝聲，却使我增添着人生的憎和愛！

只要一看到那每所巍峨得山嶽似的建築物，生了斑銹的銅鑄像，更是那個伸展着翅膀的和牛的女神，我也常是這樣研究着：

——這要多少個黃色藥包呢？纔能一個不剩，轟炸得粉粉碎碎……。

這念頭像嬰兒似的，總是在我的心裏生長着。如果我有了兒孫，這也許會要遺傳給我的兒孫，要想拔除也是沒有用！

我對那伸着小翅膀的女神，並不存着什麼憎和愛。那不過相同鑄鎗鑄砲用的一堆銅或鐵！那些磚和瓦也是無辜的，還是應該炸碎享受這些和借用這些名義的

臭蟲們！

「和平的女神」建立在中國是不應該的，更是那個地方，它的意義很模糊，究竟還是要誰和平呢？是侵略者，還是被侵略者？——我研究着。

×

×

×

×

如果在二白渡橋上停下來，倚着欄干，看一看那從路燈上投在地上的燈影，像一隻剪貼的蝴蝶似的；在雨中，燈底光亮也溫柔得很可愛！我研究着，什麼時候寫小說，可以把這段夜景插進去呢？要把這整個的景物，用怎樣節省的語句，纔能使讀着的人，嗅到這氣味——這氣味也是腥臭得很濃烈！日間，可以看得見那水已經變得墨水似的發了黑；爲了過渡發酵，上面飄浮的泡沫，白得相同很好看的菜花了。——看到這景物——我研究着。

我在上海常常看到有這樣水的地方，並且還住滿了像離開這水就生活不下去似的居民——徐家匯就是一例——我想，凡是居住這類地方的人民，他們底鼻器官一定和我們這些上有人在構造上不相同，他們不懂得臭！並且衛生常識也不

充分，還儘在那水裏洗濯東西。他們大約是太愚蠢了，不曉得遵從官家衛生運動的綱領！至於「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對於他們當然更不懂了！——我研究着。

橋腳蹲着的那個赤着脚的瘦孩子，他並不看我，祇是反覆地，像是在數着，又不像，從這個手裏把銅元掉轉到那隻手裏，又掉轉回來……我却看清了，無論怎樣掉轉那還是三個銅元。他又像個機警的烏雀似的，轉着自己的頭——一輛準備過橋的人力車被他發見了，快得相同一顆流星似的，飄飛着身上的布片奔走去，幫同那車夫，取着很巧妙的姿勢，肩膀一順而後把身子一扭轉，一隻手便掛好了那車底一隻轆。到橋背上才向坐車的人伸出手去，如果坐車的人有分寸地，搖一搖頭，於是他就回到了原蹲過的地方。——返回來的行走不像一顆流星了，祇像一條慵懶的蟲了——再數着銅元；再轉着烏雀似的頭……。

——一些衣帽和化裝品的店舖全是爲女人們開的嗎？爲什麼預備女人們用的東西總是那樣地多！飲食店裏的男人又是這樣地多！

我研究的結果：女人大半好穿好裝修，而男人們則好吃不錯，這全是爲每人所喜歡而預備的；同樣那發着臭味的蘇州河，那橋脚，那碼頭……一定也是爲那些鼻器官構造特殊，不懂衛生常識的居民；赤脚的孩子；喜歡在夜裏走跳板的碼頭夫們預備的。那每所高聳的建築物，「和平的女神」也一定是爲那些能享受這些的「主人」愛和平的「主人」而預備的。至於這落着有點詩味的雨底夜，大約也就是爲喜歡這樣夜的人們——像我——而預備的了。——就證明了蘇州河的水是流向東以後一樣，我也就不再研究它。

## 病中的禮物

是的，他還在病中！但是他卻沒有間斷了他喂養中國人民魂靈的真摯工作！這凱綏·珂勒惠支的版畫選集，就是他在病中贈給我們的禮物！

士敏土插圖，引玉集，死魂靈百圖，加上這珂氏的版畫選集，整是四部了。這全是魯迅先生爲我們選擇而印行的，他應該是把外國有價值的版畫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人。他不獨爲中國對文學底長成上建下了功績；他還爲中國版畫埋下了一些偉大的基石。

我平常對於畫是不大留心的，它不如音樂能感動我到流淚的地步！可是我却不能逃開珂氏這個珂氏版畫集，它是這樣深深地擒住了我的靈魂！

僅從這幾幅畫裏，便使我們可以看到了帝國主義者們底戰爭，給與人類殘害



的程度到怎樣，而人類所真正迫切需要的是什麼，迫切到怎樣的程度？……它是那樣尖刻而深湛地顯示着！致使我的眼睛和它接觸一次，我的心臟就幾乎被壓得要停止，緊縮得要崩裂，身子激動得發着痙攣和森涼啊！它不獨鎖縛了我的靈魂，還刺傷了我的心！更增加了我對於這些豺狼們的憎恨！

珂氏詳細的歷略，在這選集的前面有着史沫特列女士的序文說明了；關於每幅版畫，也有魯迅先生作了扼要的說明。這裏所要提一提的，就是在我們中國的目前，是怎樣需要這樣偉大而真摯的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同時應該向魯迅先生表示我們對於這贈品的一點真誠的敬意。順便我報告一些他的病狀給關心着他的人們。

不能否認的，魯氏是喂養中國人民的靈魂的唯一保姆，同時他本身就是整個中國民族靈魂底代表者！更是正被折磨和苦難着的。他底強健是我們底幸福；他底病痛也就是我們底病痛！

七月二十五日，那是個不甚熱的天，我去看他的病。

他瘦了！沒有病時雖然他也並不胖，但那總是強於現在。但是看起來他的精神却並沒有瘦，眼睛依然愉快地閃着光，一隻時時要企圖飛翔和戰鬥的鵬鳥似的，說話的時候常常要從窗口矚視着外面遼闊的遠空。

『病好一些？』我問他。

『前幾天幾乎像完全好了的樣子，因為這幾天沒打針，也沒吃藥，加上又貪作一點事情……從昨天起，熱度又增高了些……』

『還是少作一點事情好……』我說。

『只要好一點，就想要作事情……這是沒有法子——他們說要我打空氣針，說打一年空氣針就可以好了；再就是養……可惜這兩樣我全做不到……我的老子沒給我留下錢……』

接着我們說了一些什麼偏方可以治肺病；什麼草，什麼菜……可以治什麼，他

說：

『我是學過醫的……我全不相信這些……這全是無恥的商人騙人的廣告……治好治不好他們那裏負責任，他們唯一是賣錢……比方說：白芨，大蒜，可以把壞了的肺子黏住，又是一種什麼藥什麼草……？吃了也可以把缺殘了的肺子填補起來……吃的藥是在胃裏，怎麼會填到肺子上去了呢？有的說：海上的空氣可以療肺病，我的一個作海兵的親戚，整年在船上航海，他却得肺病死了！也許魚不會生肺病的……但人又不是魚呀……』

說到這，他自己先哈哈地笑了。許是爲了說話過於興奮了的緣故，他從臥着的姿勢，就直直的坐在床上了，我勸他：

『還是躺下休息休息吧。』

他並沒有接受這勸告。接着他的夫人爲他點了一枝紙煙。吸起煙來，他的精神似乎更增強了。我忘了他的病，他自己也像忘了他的病，我又要相同往常一樣，準備

放足了自己的聲音，隨便要談說着一切。可是當我一看到他那露在外面的消瘦的腿骨，我提醒了自己：

——你蠢鳥！他是在病中啊！

是的，從他病了以後，我每次見到他總是像一隻按時開放的箱子似的，鎖好了自己的言語。我知道自己說話常常是魯莽的，不要傷着病者的精神！接着他說：

『有肺病的人只要有錢……不必工作……不容易會死的……它並不疼……但是……』

他不說下去，祇是接連地吸了兩口煙，嗆嗽了兩聲，躺下去了。當他看見他的夫人爲我包裹着珂氏的畫冊時，他又坐起來，要親自動手：

『怎麼那樣包呀？把紙順過來……嚶嚶！拿來給我……』他的一隻枯瘦而帶着一點顫味的手，伸出來了。可是他的夫人並沒有依從他，她笑着說：

『祇要你說一聲怎樣包就可以了，何必要親自動手呢？』

『單說，是不行的……太麻煩！』

當他的夫人已經把畫冊完全包好，放置在我身邊一張桌子上了，他的眼睛還是一直跟隨那畫冊的包裹，停止在它上面，還好像懷着若干的不甘！他的習慣是這樣：平常即使他給你一些普通的書報，也必要親手包紮得整整齊齊，纔肯給你。

『這畫冊外面的字不如裏面的字寫得好了！不知爲什麼，一有了病，連字全不會寫了！』

他又躺下去，眼睛看着棚頂；吸着煙……

『這是這次病中的一點成績，送把你們大家。』他的夫人說。

是的，那平常堆積在方案上一頁一頁印好了的版畫頁，現在是一冊一冊地裝訂起來了；一冊一冊地被我們拿走了！在臨行時，我本想要說一聲「謝謝」！但是我竟把這聲音吞鎖住——我看着他眼睛開始闔閉起來，濃重的眉毛起了鬥聚，我只有沉默地接受了這病中的一點賜與！我祝福他！

這天，他的溫度是三十八度七。

一九三六，七，廿六，追記。

十月十五日

你自己說過：

『我是一頭牛，吃的是草，擠出的却是血和乳！』

是的，我們在過去和現在，全是吃着你的血和乳在生長着，你也甘心作這樣一頭牛！雖然你的肌肉是一天一天地只有減少沒有增多；你的血和乳爲了過量的需求一天一天地艱難起來；你的骨骼透露，毛皮脫弛……可是你對自己並沒有憐惜！還是這樣快慰的呼叫着：

『來呀！請吮啞盡了最後的一滴！不要爲我憐惜！』

先生！我們在這裏痛哭，不是在哭你！是在哭我們自己！我們還沒有長成，而喂養我們的源泉却涸竭了！我們真的要作個營養不良的孩子在這世界上生長了麼？

十月十五日我同河清去看你——那是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在歸來的途上我向他說：

「他好得多了！比較我離開上海的時候，好像還胖了呢！」他也同意了我的觀察，却說：

「你說話的聲音還是太大啊！你的聲音一大，他的聲音也要跟着大……現在他恐怕還吃不消哪！」

「是的……因為我一看到他好好的坐在椅子上，也不再那樣痰喘咳嗽……一興奮……竟忘了他的病！因為自己是健康的……耳朵又有點沉……唯恐別人的耳朵也沉，不覺就要把聲音放得大了點……！」

我向河清解釋着，同時自己在心裏也下了這樣的決定——下次再不要這樣了！

可是下一次，下一次……我再看到你，你已經是安甯地睡在床上！我的聲音即



使再粗魯和高大一點，你能聽到嗎？雖然那時我摸到你的手腕，還有着生人似的溫熱！你的額却早已冰涼！

一直到現在，我還不相信你真的是死了。這簡直是一個幻景！雖然我會一直看着你埋入了地穴，却總以為你還是仰坐在你桌邊的籐椅上；一面吃着烟；一面從那個圓筒似的，沒有尾巴的白色日本瓷的小茶盃裏一口一口地在吃茶！

那天，有人送給你一座約二寸高的木頭的雕像，你的孩子爬在桌子上，吃着石榴問着你：

「這是爸爸麼？」

你的夫人從外面走進來也問：

「這雕的是你麼？」

「喔……我那配！……這是高爾基！……」說着你笑抖着鬍子，把那小像輕輕的放在身邊的桌子上，又使那小像的臉，轉向着自己，端詳着說：

『雕的還很好！簡單……這是「立體派」呢……』說着你又把頭依靠在藤椅的枕托上，眼睛看着頂棚，思索似的繼續吸着烟；接着又欠起身子呷了一口茶……

我那天，從北方曾爲你帶來了五個石榴和一點小米，我說：

『我順路，曾去了幾個打漁和晒鹽的地方……晒鹽的人全是光着屁股。也到一個日本人經營的炭坑裏去過一次……回來在路上還上了一次泰山……你去過泰山嗎？』

『我只是在外面看看……我是瞧不起泰山的……』

『孔老二小天下的地方我也見過了……還沒有到全山三分之一的地方他就小起天下來了……！』

『孔老二他是沒有見過「山」的……』

記得，從先你會向我說過：西湖是應該填掉的，不然一到春夏天，那些個穿長衫拿涼扇的「名士」們，在湖濱搖來擺去……看起來怪難受！他們真不知道這是個

什麼世界，什麼國家……這次我却不曾問你，是否應該把泰山也刨掉，省得那些希望「名垂不朽」的臭蟲們，在石頭上題詩留句，把很好的石頭挖鑿得亂七八糟。

『爲了貪便宜……我還買了幾張碑拓呢！』

『那上面恐怕是沒有什麼好碑的。』

『我是不懂，也不管好歹……只是覺得好玩便買了兩張……我還給你帶來一個一角錢的「泰山石」筆架……今天忘了……沒帶來……』

『那不忙……不忙……』

不忙！不忙……當我把這筆架拿給你，你已經睡在靈床上！

高爾基！他是到了應該死的時候了！他眼看到了他所希望的國家，眼看着祖國的人民全數解除了奴隸的鐐銬，踏上了真正人生的大路，也看到了大量的堅強的他的事業底承繼者……！而你呢……？

先生：你底「死」是一把刀——一把飢餓的刀！

深深地插進了我們的胸槽；

我們要用自己和敵人的血，

將它喂飽。

一九三六，十，念六追記。

## 水靈山島

### 一 船上

這祇是一艘約五丈長的小海輪；約有一丈五尺寬。除去艙頂，除去舵樓，除去烟囪，除去機爐房……所餘的空地已經沒有許多了。而在那較大的空地上，還是堆滿着米袋，麵袋，葱細和日用的各項雜物；有跛腿的桌凳，有盛滿油和醬油的長頸瓶，也有蒸麵食用的蒸籠……你想，如果這隻船不幸被風飄流到一個沒有人烟的孤島，這些東西却是必要的了，現在我却憎惡着它們。

在船要起行時，一個警兵又送上了六簍，每簍三百五十斤的石灰，三袋煤。於是艙頂和舵樓兩旁兩條空地也被佔滿，人祇好鳥雀似的在這些物件的縫隙中尋找

着自己的窠；或是蹲坐在艙樓的頂上。艙內面雖是空着，人却遺棄了它。

搭客裏面有穿西裝的警官，長衫的機關職員，警察，梳盤頭髮的女人，老頭，再就是像我這樣不倫不類的旅行者。

船開了，我們全是靜靜地。有人說話，也祇討論着今天的風浪，和往昔他坐船到這島上去，路中所受到的艱辛！

『今天許不怕，前兩次可把我暈壞了！』

這是一個很洪亮的聲音，牠響澈着全船，接着又是一個類似這樣洪亮的回答：『喝！……爲了公事沒有法子！』這是一個整口天津腔的人；前一個却像是遼

甯。

他們兩個一同用手巾在那光亮的額頭上抹揩着汗，用手裏的帽子煽着風。船已經駛出了港口，船身微微顯出了一點顛簸，他們才把那高挺的身子放低下來，同別人一樣，鳥雀似的坐進了自己的窠巢。我知道這是這次船上搭客中間，最尊貴的

人物了。從人的口中，和他們相互稱道的口中，我也知道：穿長衫用遼甯口音講話的是位「社會局」的調查員；那另一個就是烏山上的警察局長兼主任。

我望着海，也惦記着今天的風浪。昨天我已經坐了一天一夜的船，我耽心如果風浪過大，船身又是這樣地小，也許我要嘔吐！但是我下了決心，即使肝腸全被嘔吐出來，我也要完成這段旅程，一定要看一看那裏人民的生活。在這美麗都市外面的人民，是怎樣生活着。我的意志壓碎了我的恐懼，一刻的工夫，我却愛着這船身的顛簸了，像一個已熟練了的騎手似的，我需要它再快一點，顛簸再大一些。我從原先的窠裏試驗着爬出來，又試驗着爬上了舵樓，那裏更高，顛簸也更有加增。

當我爬上舵樓時，在我的身後那個調查員和警官酬答的聲音，不再那樣響亮了。他們正在分食着一個西瓜。

司舵者，專心地保守着手裏的輪盤。這是個近乎六十歲的老人，有點駝背，深陷的眼睛雖然凝視着遠方，但是沒有光澤，除開他的嘴唇扣得很嚴密，還保持着幹這

樣工作的一點遺跡以外，餘的地方全是鬆弛着，好像他害了很久的失眠症！從這裏我看得出這是一隻不重要的船。

坐在我身邊的也是一個老人，他正在和一個人講談着，手裏空捏着一隻很短的旱菸管。在他笑着的時候，我對他發生了感情，他和善得相同一個爺爺！他的臉上每條紋皺全是單純而真摯，從他的臉上，我讀不到一點人類卑污的痕跡。他這單純洗濯了我的靈魂。如果不是爲了我還不能完全打碎人和人間的桎梏，我會吻着他的每隻和善的眼睛和那單純的手！

『多大歲數了？』在他和那個人終結了談話，吸起了菸管的時候，我靠近他，我用着一個孩子似的喜悅問着他。

『六十九了！』

『住在水靈山島嗎？』

『是的，就住在那個島子裏。——你們去到那裏看看玩嗎？沒什麼好看的！』



他安詳地回答着我，一樣也是笑着的。

「你的家——有幾口人？」

「一個兒，一個媳婦……加上我——一共是三口子人。」

「沒有孫子？」

「沒——」

「爲什麼沒？」

他把嘴裏的菸管取出來，更大的笑了；我也覺得自己這問話太有點孩氣，自己也笑了。

「兒作什麼呢？打漁？」

「不——種地。」

「你有多少地？」

「五畝來啦地！」

後來我纔知道，有五畝地，在這島上已經算第一等的人家。不過起始我是驚異着這數目，在我的故鄉——滿洲——這五畝地是不值得一說的，這只能說是一點零田，是不會有人破整工夫爲它耕種的。

「這裏的海，儘出什麼魚？」

「刀魚——現在這魚也不多了，打魚的人也虧本！種田也沒好收成。——」

我始終注意着他的臉上的紋皺，從這些紋皺的伸縮裏我記錄着人的感情升降底波。現在他的紋皺停滯着了，臉上也好像失却了那初有的光澤！眼臉低垂下去，努力地吸着菸。

「這裏有多少人家呢？」我把話鋒從他的本身扭開，於是他臉上的光輝似乎又復活了，那湛黃的，看去祇是使人感到一種康強而不會感覺想到不潔一方面的長牙齒，也跟着起了光輝！

「有四百多戶人家……人口麼……約摸有兩千到三千……」

「最大的人家有多少人口呢？」

「最大的……最大的也不過十來口人！」

「這裏的人打架不？」

「打架不常打！沒什麼好爭的——你吃一袋菸吧？你是關東人？關東是個好地方！」

爲了這舵樓上又添了人，我們便移上了艙頂。

## 二 神的意思

示着：  
船出了兩個島山的峽口，浪變得安詳了，人們向遙遠的海和天接合的地方指

「看見吧？那就是水靈山島。」

那山島一半被海霧所漫藏，看起來既不雄偉也不峻拔，祇是一個平庸的山島罷了。它的位置爲了海的緣故，完全和西面的大陸脫離着。從船上看着經過的每個山，它們全是那樣貧瘠地顯露着岩石的骨骼，蒿草生得既不豐茂也不均勻，全個的山，竟沒有一棵值得誇耀的樹木。如果這裏也還有人生活着，應該是一點奇蹟！奇蹟終於被我發見，在那山谷的中間確是有着人家，從那石築的房頂還正在繚繞着藍色的烟紋。

「呵！這裏也有人家？」

「還種地咧！這叫××村。」

在舵樓上我認識的那個老年人，他對於我這驚奇，依然平靜地吸着他的小菸管，康強地笑着回答我。

「這裏怎能有地好種？」我用眼睛漫山尋找着。

「你看什麼？」

『地在那裏？幾乎全是岩石，沒有平原，沒有土……』

『看……那些台階似的，一疊一疊的小石壩的上面，就是田。人把這石壩先疊起來，從山下有土的地方用籃子揹上去，填在裏面；下雨的時候，從山上被雨水帶下來的土，不教它滾下來，這樣慢慢就可以種點什麼了。這附近的田全是這麼用人弄成功！』

這又使我想到了滿洲：那廣大的平原，只要用犁一蹙過它，埋下你的種子，不要肥料，也不要怎樣照顧，它會按照你所希望的生長着，有時它會超出你的希望以外，生着雙雙的穗頭！

『你是個天主教徒？』從朋友P的口中，我知道了這個老年人還是個天主教徒，並且信仰了三十年。這使我感到驚詫，我驚詫帝國主義的佈道者的手指竟是這樣尖銳而堅牢地探到了我們的內腑！捉緊了我們的心肝！我回看着那還很真切地高出一切地聳立在市中的雙尖塔！那朱色的塔頂，是用誰的血塗染成的呢？

『你信仰了三十年？』我不等到他的回答接着說了。我的聲音有點帶顫！

『是的，先生！』

『爲什麼你要信天主？』

『先生，天主造了人，人應該信他！』

我看着他那愚蠢地有着誇耀意味的自信，雖然他還是那樣溫和得相同一個爺爺，但是我却不能再和善地收藏着自己了，我要把他的三十年被枷鎖着的靈魂解放下來，我要向這個永沒人投過火種的暗洞裏，投下一顆火種。雖然這火種也許會被過度的陰濕所毀滅，不會有我所希望的那樣火花爆裂出來，但是我要投，並且要隨時隨地的投，我不珍惜它底浪費！

『人不是天主造的，天主根本就沒有。』

『人是誰造的？』

『人是自然造的。』

『自然是誰造的。』

『自然是自然自己造的……』

『人是天主造的……』他不向下和我辯論了。他底光輝的臉色陰暗下去，眼睛從我的臉上移開去注視他兩腿中間的甲板，我知道現在我着了他的憎恨，他的心裏也許正在詛咒我是個魔鬼附了身的人。

『就算有一個天主，就算人是他造的，爲什麼他不把人造成一樣的幸福；一樣生活得像個人，沒有貧富，沒有貴賤……呢？』

『這完全是神的意思！』

『不，這完全是人的意思……』他的聲音低微下去，我的聲音却不覺地被提高了，亢奮得使船上所有的人全終止了他們的談話，我接着說：

『神是沒有的。即使有，這神也祇是闊人們的走狗，窮人們的劊子手！神不是造了一種專爲吃肉，喝酒，住高樓，睡美女人……的人，像你所常見的那些長鬍鬚，大肚

子，頭頂光光，臉色紅紅的神甫；又造了一種吃地瓜干，吃樹葉，吃野菜……終年不吃米，不吃油……像你這樣的人麼？你們是罪民，應受刑罰麼？那些是善人，他們應該那樣享受麼？這是神的意思麼？」

老年人點着他的發白的頭，手裏的菸管已經絕了煙火，眼睛微微抬起來，在他的臉上停了一停，重又垂下：

「對了，這一切全是神的意思！人死了是得救的，生前不怕受苦。」

「不對，這全是人的意思。比方，你說神教你受苦，我假設有錢，馬上就可以教你享福；神教你享福，我假設有權，馬上就可以把你關在監牢裏……這也是神的意思麼？比方我由青島到水靈山島，這是我的意思，而不是神的意思。」

「不，這也是神的意思……違反神的意思……死的時候，靈魂要受裁判的……你知道，死是什麼呢？死是靈魂和肉體的分家……」

「不，靈魂離開肉體是不存在的，你不能拿一個靈魂來給我看看，而我打你，



你却知道疼。」

「這也是靈魂叫他痛！」

我知道他應用這「靈魂」和「神的意思」全是傳教師們的逃避一切正面問題的法門。他已經信了三十年，他們當然也會把這法門傳給他。——一個善良的老年人。

爲了要證明沒有神，也沒有「神的意思」，我就眼前所能接觸到的舉着例子：「……比方，人能造輪船，並且要它走就走，要它站住就站住……人可以造雨，也可以造太陽光……」

「這也全是神的意思啊！神甫們說過：世界上只有俄國，懂得吧？就是俄大鼻子國……他們不信神……幹着一切違反神的事……不，這是不久長的……神不久就要報復他們……爲什麼他們不信神呢？」

老人的眼光完全是迷亂的了，他望着我，似乎在尋找解答，同時那臉上的紋皺

也鬆弛地舒展開了，失却了原有的固執。

『不獨俄國，不信神的人是一天比一天地多了。人是存在的，神是不存在的……你也不能再信神，也不要信死後魂靈的幸福。你應該在生前要幸福，不要再遵從神的意思，教別人吃米，吃肉……自己的子孫們吃一生樹葉……』

『你是個可怕的不信神的人！』

老年人把他的臉扭轉開了，面着海的那面。——幾隻捕魚的小船正從我們旁邊搖過去，上面的孩子和大人們的身子，全是赤着的，祇是頭上戴着一頂很大的褶皮帽。一個船上的人正拉上了一尾魚，跳躍着閃着銀白的光，落向一個孩子手裏的網兜裏面去。

和所有經過的山島大致相同，這上面也是貧瘠地裸露着岩石的山骨；沒有豐茂的蒿草，也沒有像樣的幾棵樹木，祇是在一些石壩的田裏，稀疏的，老年人的頭髮似的，招招搖搖生着一些高粱和穀類。幾年了，我不曾看到了故鄉的高粱！雖然這高粱不是生在我的故鄉，並且又是這樣的不成器！但我對這些植物却有着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我許久地凝望着它們，撫摸着它們的每一段身幹，每一片刀似的長葉！

當臨下船的時候，那個老人又恢復了他底爺爺似的親切向我說：

『你到我的家去耍耍吧？就是遠一點……有里來啦路……』

『不能了，船只能在這裏停留一個多鐘頭……不能了！』

『那麼好吧，先生，再見吧。』

我怎能和他再見呢？也許會有再見的一天。

我們借了警察所的房子吃着我們自己帶來的飲食，一面却留心地在聽着那個亮額頭的調查員，用着演文明戲似的腔調，問着那兩個赤着腳裸着胸的村長：

『我是「社會局」派來的，專爲調查你們的痛苦來的……向我說，你們的最痛苦是什麼？希望的是什麼？』

我起初很爲這兩個村長擔心，他們會懂得「希望」和「痛苦」這些字眼兒怎樣解釋麼？不禁回頭望一望他們——那個坐在桌子邊的調查員，手裏正執着一枝毛筆，面前鋪着幾張紙；側着頭，兩腿交疊着，瞧着他發言的對象，等待着回答。從外面飄進來的山風，吹打他身上那白綢的褲褂，抖顫着，沒有一刻稍停。

『先生，你說的是什麼？俺不懂！』不出我的所料，他們是不懂了。經過一個當地警兵的一番解釋，他們纔像是恍然，同時又像兩隻被警覺起來的喜鵲，一齊雜噪着；這使我又擔心，他們這樣無教養不懂說話規矩，也許要使調查員感到厭煩的。

『用一個人說——』終於還是那個警兵吆喝住了一個，於是由一個人說了：『先生，我們要救濟……我們最大的痛苦就是整年吃不到米……全島上二千多人……沒有一頭驢！先生……今年的漁季也不好。』

『第一得免了錢糧啊！』

雖然只許一個人說，可是第二個終於搭上了這樣一句話。

『你們這地方最窮的有多少？』

『全是最窮的呀！先生！』

『不說的是沒有一點田地的……沒有飯吃的……』

『有田地……也是沒有飯吃啊！』

『那麼你們吃什麼活着啊？』

『聽俺說，先生！好的時候……吃地瓜干……碎米糊粥……現在地瓜干全沒的吃了……吃野菜……吃洋槐葉……』

我想起青島市有着滿市的洋槐，爲什麼在秋天裏使那些葉子浪費了呢？人們大可以掃集起來救濟這裏的居民。

『並且全島上也沒有幾棵洋槐嘍！還得要省着吃……』第二個又插進了他

的言語。

調查員祇是用筆在紙上填寫着什麼，完了，他說：

『你們要知道……全青島市不僅你們這一個地方要救濟……市政府那裏有那麼多的錢……供給你們全年的米吃……還得你們自己想辦法……救濟只能救濟你們一時……』

兩個人沉默了。我們也吃完了東西，準備去看一看前面的村莊。警察主任派了一個警兵爲我們引路。

記得在船上我曾聽見那個調查員宣言過，至少他要親自調查三個村莊。我還幻想過跟着這個調查員看一看每個人家，而現在他却祇是坐在屋裏調查着村長。在路上，我們遇到兩個老年的村長，他們是很恭敬的脫了草帽立在路旁，待那個警兵說明了我們不是調查員，調查員是坐在警察所內，等着他們問話，他們才慌忙地走了去。

停泊在山脚下的載我們來的小輪船，現在顯得更渺小了，和海對比起來，那只是  
一個黑色的跳蚤，爬伏在碧色的廣大的有波紋的氈上。

所有人家的房屋底牆壁，全是用着各種石塊疊成，洞似的留着一個門和窗。如  
果不是這門窗，人也許以為這是一些較規整的亂石堆。

『這裏的女人……從出嫁到死，只有一件棉襖……兩條褲子……一條棉被  
……』那個警兵說給我們聽。

一羣女人們，正在一口有樹的井邊，洗濯着野菜和樹葉，用刀切着，絞成了團。

『先生們嗜一嗜吧！是滋味啵？』

朋友P君和我，每人吃了一撮那絞成的野菜和樹葉，我的筆寫不出這滋味來！  
不過要用上高貴的烹調材料，偶爾給高貴的人們嗜一嗜，他們也許會說這滋味是  
美的！

走過了幾個村莊，進了人民的幾個屋子，鏝，罐，雖有，而裏面却是空空的，孩子們

輾轉啼哭在沒有蓆子的土炕上。

在我們重新回到那警察所時，他們——警察主任，調查員——還有另外的人，正在吃着喝着……啤酒，汽水，炒肉，炸饅頭干……應有盡有。

他們也曾讓過我們這幾個客人，但是我們已經吃過了自己的東西。

調查員一定是辦好了他的「公事」，他是那樣愉快地紅着臉，聲音更加放縱地，和每個人交互地大笑，講談着我所不十分明白的典故。

船開了，調查員也同我們上了船，但是一上船，他就攢進艙內去睡了，直到船歸來快要傍碼頭，他纔挾着他的黑皮包，從艙裏爬出，不過他的臉色也還是紅着的，眼尾上堆積的眼屎發着白光。



夜間，坐在我的住所的窗台上，朋友P向我指示着：

「看見吧？那個正在亮着的樓，那是這個市上官家設立的「迎賓館。」今天燈光又亮了，不知又在招宴着什麼人？」

是的，那個巍峨的建築物，正在亮着輝煌的燈火，我說：

「這地方儘招待怎樣的人呢？」

「當然你和我這樣的人不會被招宴的——除開本國的一些要人們以外，主要的是各國的軍艦人員和其他……」

從這，我又聯想到不久之前我經過的那海濱棧橋，我記得當我前年在這裏時，那裏的燈光是普通的白色，現在却換成淡藍色的了，當時我問着P君：

「這燈色是幾時換的？」

「大約是最近。」

「這還不如白色的好看，簡直有點鬼氣！」

「也許外國人歡喜這個地方，主要是爲招待外國人的，一切要以外國人的趣味爲轉移，博取外國人的歡心，是此地當局的唯一任務！」

當我們從水靈山島歸來，我倚在船尾的一條鐵樑旁邊，看着那浸浸地沉下着的落日，風吹擺着我的頭髮，海波上閃動着金屬樣的光，天西的雲霞，紅得相同胭脂，相同嫩玫瑰，每個帆船輕輕地駛過，它們的帆影長長的飄在海上……這是怎樣的一幅美麗的畫圖！但是今天我却沒有心腸鑑賞它們。

尖尖的高出於市中一切建築物的天主堂的尖塔，那上面的金色的十字架，也是那樣閃着光，也是那樣深深的使我起着憎惡！它們底魔手，幾乎要掌握了這全市，連那個荒島上的老人，也竟被它統治了三十年！他們吃着樹葉，吃着野菜……遵從着神的意思生活着！

現在，從這窗口也還可以看到那塔尖，不過那金色的十字架，却沒了光澤。

我但願，終有一天他們不要再遵從神的意思生活着——那島上唯一的文明

和好的建築物，應該是那個警察所了，所裏面懸掛着本市市長的一張很大的照片！

一九三六，八，十。

## 未完成的構圖

### 一 一頭蒼蠅

朋友K來信總是說：

「**軍！你們是幸福的……於今全回到了祖國……而我還是一個蒼蠅似的在這裏生活……**」

好了，現在連一個蒼蠅也作不成了。今年六月間也被捉進了監牢！

我聽到這消息，好像完全坦然，就像是二加三等於五那樣坦然！還唱着這樣的

歌：

死是歸宿；

監牢是家鄉……

……

幾年來，朋友們的入獄和加緊的死亡，好像是有着很顯著的增加。計開：

林——於一九三三被捕於大連，生死不知。

李和——於一九三四年秋肺病死於故鄉。

張——於一九三三秋被作官的丈夫逼而自殺。

楊——於一九三三冬死於磐石游擊隊中。

鋒——於一九三四，六月於滿洲入獄。

羣——於一九三四秋九月於本國青島入獄。

……

其餘的行蹤不知，生死不明者還有若干，不必列在這裏了。

K是一個青年畫師。他有一個很寬廣明淨的額，和一雙有着雙層眼瞼，表示樂觀，尾梢微微有點向上的俊美的眼睛。他喜歡笑，也喜歡從眼鏡的緣框上面投出眼睛來看人。在笑的時候喜歡用手掌拍打大腿，也喜歡微微躬下身子去。

他的牙齒是不整齊的。那是和他那黃黃的臉色，一同代表着身體的不健康！雖然他的身材是有着相當的尺度，而胸却是凹下去的；行起路來膝蓋有點拐碰着，兩隻脚尖內向……相同一隻有着多節的身子而沒有翅膀的蜻蜓。

「軍，如今我們認識了……此後正有些責任要你負哩！」他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說。我只是「哦」了一聲。並沒有回答他什麼。——我們第一天第一次認識，他請我們——還有另外兩個友人——喝了幾盃「卜扎」●從賣「卜扎」的地方走

出來，那兩個朋友辭去了，他便約我陪他去喫午飯。我說：

『我吃過飯了——』

『不是要你吃飯……我並沒有帶着你的飯錢……是說你陪着我……路上我們可以多談談……你不是沒有事麼？』

『事情是沒有……』我對於新識的友人起始總是想不起什麼話好說的。這次我却同意了他的要求。

是初秋還是夏末？我記不清楚，總之，天是在落着星星散散的碎雨。他披着一件不甚長的斗蓬式的雨衣，常希希啦啦磨搓的響着；頭上戴了一頂毡帽。我沒有雨衣，也沒有毡帽，兩隻手插在褲袋裏，低着頭聽着自己的赤脚在鞋內和水擊打的聲音。——那時我對他也不感到什麼興味，因為他是個有職業的人，並且是個畫畫的一個人。個時期我很不喜歡畫畫的人。

路上，許是爲了我的沉默，似乎他也不好意思說什麼，一直在飯館子裏吃完了

飯，我們才又開始了幾句的交談。

『你幾點鐘上班呢？』我問他。

『早晨八點……下午一點……』

『那是個什麼地方？』

『一個「公證人」的事務所——是個俄國人。』

『你懂俄文麼？』

『不，我是抄中文的……』他一面喝着茶，一面稚氣地笑着望着我說：『別鬧笑話……我還是三等的書記官咧！』

我又沉默了，原因是又想不出什麼話好說了。他問我：

『你現在正寫着什麼？』

『哦……什麼也沒寫。——你還畫畫嗎？』

『畫畫怎能不畫呢？晚間到我那裏去……』同F……我答應今晚給他畫一張



炭畫像……去吧？」

「好，沒事，我總是去的。」

當天晚上，我同F是去過了。他給F畫像，我坐在一張很低矮的沙發上，有時也看看他手裏的炭條怎樣在紙上走動；一會又聽着他叮嚀着F君：

「忍耐點……不要動……再待十分鐘……」

炭條在紙上抹了擦，擦了再抹……我對這感到沒有趣味了，便留意到這屋子裏所有的東西……這是個一丈多一點見方的屋子，南面的窗子是四扇，半垂掛着白色的有花孔的窗帘。窗台距地面很低；北牆兩個角，一面是有一個小桌，上面瓶子裏凌亂的插着幾枝顏色不再鮮明的紙花；另一面是一個畫架子，上面掛着兩塊調色板，油壺裏面有幾支筆在插着。床子很狹小，緊靠西牆，我們是坐在靠窗的沙發上。把這屋子裏所有的東西我研究完了，最後纔又把眼睛停止在掛在西牆正中，一張很大的畫像上面，我問着他：

「這是畫的你自己麼？」

「嗯……」他手裏的炭條並沒有停止活動，直到把F的畫像完了，他纔回頭看一看，笑着不整齊的牙齒說：

「怎麼……不像麼？」

「像是像的……爲什麼頭髮抹得那樣長；嘴唇又塗得那樣紅！像個女人……」我又對照的看一看他的頭髮和嘴唇：

「你現在的嘴唇……畫起來應該是黑的了！」

「這是二年前在上海作的哪——那時候……人確是這樣呢！爲了有青春，和沒有錢剪髮……」

從他那裏走出，他向我說：

「沒有事來呀！下了班我總是在家的……再來我也給你畫一幅像……F的像今天沒畫好……改日來再修補一下……」

路上我和F說：

『K畫畫的筆觸很好……很有力……如果努力下去……很有希望呢！』

『噫……』F顯着疲乏似的儘是垂側着頭——天濛濛的還在雨着。

值得記憶的，就是那夜我和F爲了五角錢的關係，在路上，竟把同生死共患難近乎六七年的交誼葬埋了。

## 二 水災

一九三二年秋天，哈爾濱的松花江決了堤。原因是那年秋天雨水很多，加上「道外」的江堤太破舊了，而總管修堤的官員，把每年修補江堤的經費，大部吞食，所以一個都市，三分之二成了澤國！每條馬路，那就是一條河，來往跑着擺渡的小船。一次，我從一個樓的窗口閒望着外面。在經過的船中，我發見了他。另外還有一

個毛着頭的女人，女人的懷中抱着一個不甚大的孩子。在一些傢具的中間還坐着一個四五歲樣的女孩子，嘴裏在吃嚼着什麼。他，如果不是抬起頭來向後梳理自己垂下來的頭髮，若總是那樣兩手撐着頭，肘節支在膝蓋上……我也許認不出是他。雖然那躬露的背脊是近乎熟悉的；兩隻腳，也還是那樣鬥鉤着。

——唔？他還有老婆麼？孩子是那樣大了？

那次我到他的住居，並沒有發現有老婆的痕跡。他也並沒提過孩子，並且他還是在不適宜作父親的年齡。

後來我知道那就是他的老婆和孩子。爲了水浸到他的真正的家了，那天是搬家。——我去過的那間房子是他租下來作畫的地方。

水災過了，幾個畫者們要助賑。他一天到我這裏來——這時候我也算有了一個家——搖搖擺擺走在我那不甚大的屋地上，動動這裏，動動那裏，孩子似的露着不整齊的牙齒笑着，帶着水音的說：

『我們要助賑了！』

『那很好……』

『你也得出點嗎（讀麻）啊？』

『我又不曾畫畫……』

『你寫一篇文章在報上……代我們介紹介紹……』

『不必罷……我不想作個慈善家……』我說。

『不，你一定要寫……我們要出一個畫刊……你就寫在那上面——』

我笑着沒有回答。他打着我面前那個蹩腳的桌子說：

『你一定要寫——』

『是的，我寫……』

記得，那次畫展，紅的兩幅小的粉筆畫也送去了。一幅是畫的兩隻羅蔔；一幅是畫的我的一雙破傻鞋和一隻「槓子頭」。●鞋跟還有點塌下，我很喜歡後面那一

幅。可是不知被誰拿了去。

K把所有的畫作全拿去了，特別掛在一間屋子裏。那張自畫像也擺在裏面，可是沒有標着價格。他在那個大屋子裏很興奮地，幌裏幌當的走着，背着手，帶點酸氣的說：

「這個地方有幾個懂畫的人！」

「天氣冷呢！」我解釋着沒有人來看的理由。

「你那介紹的文章寫的不賣力。」他拍着他那不甚新的皮面大衣說。

「待你個人開展覽會的時候……我再寫一點賣力的文章。」

「再待二年罷……我要自己開一個展覽會。」

「那很好。」我指點一個將在構圖的底稿說：

「這預備怎樣呢？」

「還沒有完成……」

所有的畫中，如今我祇記得那幅未完成的構圖——是畫着一個從地上到地下的斷面。上面是畫着各種使用煤的人；下面是一個裸着身子，正起落着十字鎬刨着煤的人。其中一個是特別誇大着，侵佔了整幅畫面的四分之一。題目是：「從地  
下來的。」

以後，每次我到他那裏去，那幅未完成的構圖，總是在牆壁上垂掛着……。

這個賑災會，當然是賣不了幾個錢。從這裏我由K的介紹却認識了幾個朋友。記不得是由誰發起，我們要成立一個畫會和劇團。

畫會開了一個會就告了結束；劇團也是在一個夜裏大家挑一挑劇本也就完結，全是說：

「環境太壞啊！」

我，紅，還有K，却不想承認這結束！我說：

『他們不幹……讓我們來……』

『這是你負責任的時候了……』他打一打我的肩頭。

於是我們徵求同志，規定日子去到一個民衆教育館練畫；同時也準備出兩個副刊。準備劇本排演。

我不會畫畫，也不大喜歡，一半是爲了紅的拐帶，我也畫起畫來了。K和紅便作了我的先生，常常改正着我畫的輪廓上底錯誤，並且還要稱讚一兩句：

『你畫畫的才能很差不哪！』

『拉蛋倒吧！我不是孩子了！』

同志終於被我們徵求到了幾個。那時候我們有了畫會，劇團，和一個發表文字的副刊。於是我們全很高興。

K作導演，我和紅和朗還有幾個人作演員。我作「小偷」中的傑姆，朗作律師



的太太。可是當我一伸出手槍，命令她舉手的時候，她總要不能制止發笑，於是我便責備着K：

「你這作導演的……爲什麼不盡一點責任呢？」

「這有什麼辦法呢？導演不過領領大致的路……一切還要演員自己發揮哪！」

他蹲在舞台的一個角上，眼睛從眼鏡的沿框上望着我，嘴唇拖下着說。

每天我們要抽出很大的時間去排演。不論風雨，不論飢渴……我們的紀律是鐵似的堅牢！終於一個消息襲擊了我們——團員被逮捕了一個。——這是一九三三年的秋天。

我和K一同站在他的辦公室底外面，臨街一個涼台上。他的兩隻手插在褲袋裏，臉色慘慘的白着，但是還要勉強着笑得自然，看着腳下的車馬和行人。我問他：

「你打算怎麼辦呢？」

「你呢？」

「我是預備挺在這裏……看他怎樣。」

「我也是挺在這裏吧？老婆有孩子……——聽說老P已經三天沒敢回家了……門前有偵探在等着他……他一跑可不妙。」

「這不會的吧？逮捕是先逮捕我們……更是我……並且捕他們早就該下手了……怎能還容這幾天？」

「不過各處傳來的風聲，全是很壞的呢！」

「管他媽……」我說。

他也說：

「管他媽……」

我們彼此笑一笑各自走開。

經了三個月的排演，我們要準備上演了，可是「民衆教育館」向我們提出了條件：要我們替他們在「九·一五」「滿洲國」承認紀念日上演，這使我們氣得

幾乎發了瘋，狂，我代表着劇團向那個館長拒絕了，我說：

『這樣大典，只好請貴方自己紀念罷！』

當然教育館的舞台也不再借給我們排演用了，也不再給預備開水和印刷本的紙張。

我們雖然努力向各影院接洽過，終於也沒有獲得上演的機會——那個團員也還在監中。

接着我們辦的副刊也發生了是非。原因是我寄去的稿子中有一篇是描寫日本兵在鄉村勦匪，摸女人屁股的事情，編輯沒注意發下去了，結果編輯免了職，幸賴他的日本朋友通融，沒有送進監牢。他來信僅是說：

『我已免職，你應將家中所有不穩報紙及書物速燒掉，不日憲兵或要到你處調查……』

K來了，他便把我們出了二十一期的副刊要了去。

「不要燒……給我拿回去……」

接着我私自印的一本書又出了是非……。

一次他來，我和紅正在讀着俄文。他在地上照常的走轉着，動動這裏，動動那裏……說：

「你們還這樣用功哪！」

「你也應該讀一點書吧！趁着這不能作什麼的時候……」

「我等着到新社會再去讀書呢！」

「我不這樣想，只要有工夫，就要補充自己……」

「我將來要去上海呢……繼續學學畫……」

「對的，你的畫滿有希望……應該努力！」從那次展覽會以後，我總是鼓勵

着他不要把畫扔下，他說：

「畫畫也是難！滿眼現實的題材……可是就不能作……一作就是反叛的證

據單是練技巧有什麼勁呢。並且沒有新的內容來激發你的情緒……出色的技巧也不會產生的……」

我沉默着了。

「我們在這裏……也再不能住下去了……要換一個地方……別人早就勸我走……可是到那裏去呢？」我看一看已經停止了讀書的紅。她說：

「我們也到上海去吧？」我笑一笑。

接着K告訴我上海的生活是如何如何的艱難，一些文化人們的故事，刊物和報紙的門派，一個新的人怎樣不容易……碼頭上的捐夫們怎樣搶行李……敲竹槓，最後他向我說：

「第一，在街上行走，如果有人碰到你，也不要計較……上海在「幫」的人很多……」

「那又能怎樣呢？」我趣味的笑着。

「怎樣？你打了他一個……他要來十個揍你！全是他們的人！」

「這也倒怪有趣！」

「明年吧！我積幾個錢……現在這件大衣——他已經換了一件新大衣——就是預備到上海去「當」……南方皮子比北方值錢……我們一齊走……那裏我還認識兩個人……」

在一天，他挾着一塊用紙包的寫油印的鋼版和鐵筆，還有一捲臘紙，送到我這裏來了。聲音微微帶顫的說：

「把這先寄放在你這裏……我那裏這幾天按家檢查了……真討厭！」

「哼！我這裏……恐怕也不敢保險呢！」

「你這院子的環境總算好一點——我那是個工人住宅區……」

直到我離開的前兩天，纔又把這東西交還了他。

三 臨別的前夜

一九三四年春天，他給我畫像，可是畫了兩次他全說不好，塗了，在第三次，記不清是我們臨行的前幾天，那是在半個鐘頭以內，畫成了一幅頭像。他說：

「這次雖然不滿意……但是你的臉上的特徵總算表現出來了。」

我說：

「我的嘴唇並沒有那樣紅；眼睛沒有那樣大……」

「只好這樣了……不能再改了……就算弟兄們一點紀念吧！」

他在畫像的一個下角簽了他的名字 J. S. Kin

這像，如今還是懸在我的牆壁上。

聽說在他入獄後的七天，他的女人還生了一個兒子！爸爸如今是死了，但願他的兒子會康強起來，好完成爸爸的那「未完成的構圖。」

附記：

他是怎樣死的呢？鎗斃，還是刀殺？這是不知道了，還是爲了肺病在過度忍受毒刑拷打之下而死在  
了牢中——可是來人全說他是被槍殺。

他是朝鮮人。但是他却一次沒向我說過，我也從沒問過他，這對於我們是沒有必要的。

一九三六，九，青島。



## 鄰居

—

爲了一次旅行，又經過了我曾居留過的一個都市——那是靠海的。

『先生……許久不見了……我求求你給我把墊子要出來……』

我到海濱去，正一面走着，一面眺看着海平綫外甯靜的掛着風帆的船和那別了快近二年，一些似乎熟識而又有些生疎的景物……中途上，一個人這樣攔住了我。

『唔……你是朱……？』我認識他，他是我的鄰居。

『是我……先生……你還認識？』他說話是用很低啞的聲音，柔軟的笑着，躬

下着身子，似乎要把臉貼到我的臉上。

『你現在做什麼呢？』我看着他那狹窄的三角形瘦瘦的臉幅，每顆棕色的疵子，單薄的鼻翅……那不正規形的有點斜視的小眼睛，起着旋鬚的短眉毛和黃板板的牙齒……——似乎一如一年前。

『我現在拉車……先生……請你給我吧墊子要出來……』他說着指一指路那面一個黃衣服白纏腿的正在用着一柄小棒指揮着交通的警兵說：『就是他把我的墊子拿了去的……放在那個小屋子裏……』他又指一指建築在兩條路分歧點，一塊尖形的地上的玩具似的小屋子說：『就在那個小屋子裏……』

我認清了那是個警察派出所，我說：

『我怎能成呢？我不是個有勢力的人……』

『能成……你就說我是拉你來的，在這裏等着你……現在你要回去了……』

他們對於「先生」們總是給點面子的……』

我看一看自己身上的衣服——褪色的黃短褲，缺袖小褂，舊藍球鞋，沒有襪子——這怎能像個「先生」呢？這和我這位鄰居的裝束是沒有大差了。幾乎也不能夠坐車的人。可是爲了他的鼓勵，我終於走進那個玩具似的小屋子去了。我按着他所教導我的，向那個警察說：

『對不起……這個車是在等我的……請你把墊子還給他……我要回去了。』  
『你是那裏的？』那個高個方臉的警察從頭上看到我的腳，又從腳看上來，我的臉感到一點燒了，心的跳動也不大平均了，但是我却鎮靜的說：

『我是××學校的。』

『這車……真是等你的嗎？』他不在看我了，眼皮垂下去，從地上堆疊着的幾個車墊子中間檢出一個墊子來，遞給站在我身後的那個鄰居說：

『下次……記着……』

『謝謝。』我向那個警兵說謝謝，他並沒有作聲，祇是低垂着頭，繼續記錄着什

麼。

「這畢竟還是中國警察呢！上海租界……和別的地方租界是又不同了。」

在我和那位鄰居分別的時候，我說。

「先生……你幾時來的……」他紅着臉，把墊子上的塵土敲下去，一面安置在車的坐位上，一面說：「先生……你要到那裏去？我拉你去吧？」

「不——」我笑着向他搖一搖手：「我就到這裏的海濱……」

## 二

一年多以前，我曾在這個島上居住過四個月多一些。我住居的那所房子，是在幾條路交岔和收束的地方，地勢很高，近乎一個山脊上。從我的窗子，或是倚在院外的石欄上，就可以看到海，並且還可以看到兩面的海；對面就是一列翠茸茸的山。一

個山峯上面，建築着一所石頭的房子，我常常也注意到那房子旁邊，一隻旗杆上面常常變換着的旗——那是報告天氣的信號，好限制着船舶進口的。

從早晨到黃昏，是一貫的叮叮達達，響着一些石匠們琢打石頭的聲音。那聲音似乎是從每棵樹的梢杪所發出的，人是被那些綠綠的樹的茸毛所遮沒了。我也常常留心到那些式樣很刁巧，每所不同的房子，每天在生長着……

一個老婆婆和兩個女兒，一個兒子，是住在我們左面一所小房子裏。一個近乎二十六七歲的女人，和一個野頭野腦的十五六歲的姑娘，還有一個腦袋很大的近乎三歲的，常常要抱在那個姑娘身上的男孩子，是住在我們的樓上。爲了她們早晨晚上作「禱告」，並且還常常有一些奇怪服裝的——白頭巾，浪費的黑大衣，像一些山烏鴉似的——女修道士們，和臉色像泥塑的，眼光癡呆，嘴唇愚蠢的拖張着，穿着蠢笨的黑裙，黑衫，蠢笨的鞋子……一拖一拖的，像在夢中行路似的「貞女」們來往，我也就知道我的鄰居們全是「聖徒」了——愛着神和上帝的人們。

『她們的脖子後的髻兒還留着哪！』在我第一次看到那些「貞女」時我向我的愛人說。

『這真是罪惡！爲什麼一個人……會被他們泡製得這樣愚蠢啊！看，那還有人的靈魂麼？祇是一塊肉！一塊能行動的，已經不是一塊新鮮的肉了。』她嘆息着，用眼睛送着這每塊肉，爬走到樓上去的背影，沒有聲音地邁着每條石梯。

朱那時候雖然也是我們的鄰居，但是我並沒有注意到他，因為他是住在我們的後面。

『你賣的是什麼？』我餓了，正好朱從後面走出來，手臂上墜掛着一個很大的白色樹條的筐籃。從那裏面蓋覆的布墊上，輕輕的還正在發散着蒸汽。我猜想他一定是賣什麼吃的了，因爲他每天這個時候從我們的門前經過，每天從那大筐籃裏面有輕輕的蒸汽飄散着，不過平常我却沒有注意到它。

『包子……先生……這是賣給苦力和車夫們吃的……』他笑和說話的時候，

好像有一把眼睛所看不見的鉗子在咬絞着他，是那樣的不自在。同時他邁着遲疑的腳步走近我，又遲疑的把那灰色的——原來是白的——布墊掀開，還說：『……這是賣給苦力和車夫們吃的……』

我買了五個包子吃了，但是我也沒有特別注意過他，因為他也只是一個平凡的賣包子的人。

一次，我們預備第二天早晨吃，第一天晚間預備了二角錢的肉，怕臭了，就懸掛在門外。可是早晨肉不見了，於是我們就疑心，也許是那個賣包子的人給拿去做了包子。因為他的像貌生得是那樣的不端莊；窮，又是個賣包子的人……；在快近晌午的時候，和每天一樣，筐籃掛在一條臂上，從筐籃裏不斷地輕快地飄騰着白汽，我又叫住了他：

『賣包子的——』

『啊——先生。』這次他完全不遲疑了，受了驚恐似的幾步就走到了我的面

前：『還要吃包子嗎？』他不等待我開言，已經把那個布墊揭開，那每個肥白的大包子，一個壓擠着一個，像要跳躍起來似的，在我的面前顫動着，人底喘息似的冒着汽。

『五個——你的包子是什麼肉的？』我隨便檢了一個送到嘴裏。

『猪肉的……先生……和前回一樣……』他把那蓋墊蓋好了接着說：『夠了麼？先生……Hihi……』雖然自從我一見到他，他就是軟柔的笑着，如今他却笑出了聲音來。許是看我吃得太快了的緣故。

我們丟的是牛肉，他的包子是猪肉，我知道這是誣猜了。爲的要證明這肉是怎樣沒的，我們又懸了一點肉在較高的地方，使貓和人全不容易夠到的地方。第二天早晨我發現偷了我們的肉的是貓，不是人。那是正當我從屋裏走出來，因爲脚步輕一些，一隻白皮毛的大貓，正蹲坐在窗台上，眼睛亮着，微微側着頭看着那塊懸得過於高了的肉。——也許牠已經在那裏等待牠的機會，思量地坐過了一夜——我向牠拍了一下手，同時大聲的笑叫着：



『Haha……還是你呀！』

貓穿過牆頭跑了，我們大笑了一場。

從此我每天看到那個賣包子的鄰居經過，更是他那樣沒有改變，沒有企圖似的微笑，使我自己感到了一種卑污：

——爲什麼我要猜疑他曾偷了我的肉呢？

這是一種缺陷，存留在自己的心裏。爲了要把這缺陷填補起來，每天要買他五個包子吃。久了，即使我不叫他，他也要走近我，並且說：『今天要吃吧？剛出筐的……先生。』在他無論每一句話，總要帶上「先生」兩個字。久了我對於他那不端莊的面貌，不正的眼光，棕色的天花斑，旋鬚的短眉毛，尖角形的臉幅和那沒有鼻樑，而鼻翅又是那樣貧薄，黑黑的顯露着鼻孔的鼻子——全似乎忘記了。只有他那柔軟的微笑，總像一朵春天的花似的開在我的記憶中，而且輕輕的在搖曳。

『爲什麼不賣包子了？』

「天太熱了，人不大喜歡吃包子了——要吃西瓜嗎？先生。」

一天他的臂彎上沒了那個盛包子的筐籃，肩膀上却添了一條扁担。扁担的兩端墜了兩個盆似的不甚大的筐，每個筐裏放着三個不甚圓也不甚大的西瓜。

「這西瓜不像好的……」我隨便拍一拍那其中的一個西瓜說。

「對了，這是不大好的，因為賣給車夫和苦力們，太好的也是賣不出……先生要吃好的……我可以替你在瓜市上買一担來……」

「不罷。」我說。

接着他常常變換着販賣着各樣的東西——不好的梨，爛了的桃子……——他說，他唯一的主顧就是修房子的苦力和車夫。有時我也許問問這些東西的價錢，或是選擇着企圖買幾個，他總是攔阻着我：

「不要買這些吧！吃了要生病……這是賣給苦力們吃的……他們貪便宜……好的不肯買……」

有時候，在他的身後也許跟出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子來。毛着兩條小辮子，有時拖着一雙太大的女人鞋，有時也許完全赤着腳，褲子和小衫露着各樣各式的洞。我知道這是朱的女兒。後來我也知道了那個赤腳的，紅鼻子尖的女人，就是他的老婆。她是常常給樓上那個大額頭，細眼睛，牙齒不整齊，長下巴，說話的聲音尖銳狹窄得總像戲台上唱「小旦」道白似的那個女人抱孩子。那個孩子的頭是前後突出着，像一個橫生的冬瓜似的；也是小眼睛，祇是兩條小眉毛却和朱的眉毛很相像，短短的有着小小的旋鬚。

『那個孩子是樓上那個女人的吧？』我問着紅。

『是的。』

『爲什麼不大相像呢。倒很像朱。』

『你爲什麼管這些閒事呢？』

『不是管閒事……不過隨便說說……樓上的那個女人的男人怎麼總不見？』

「聽說一年前去上海了……至今沒有音信。」

樓上那個女人開始學唱「京戲」了。每天夜裏我從報館回來，遠遠的就可以聽到那細細的音調，不大正確的嗓子。和着胡琴，和着那山脚下海水拍着堤岸和岩石的寂靜而單純的聲音，和着那噲……噲……信號笛沒有休歇的牛鳴似的聲音……悠閒而又有點哀怨的飄蕩着。而夜間當我要靜下來作點什麼，那繼續不斷的禱告聲，又輕輕的從後面送過來了。起始數落的語句，也還能聽清那是在禱告，接着那就是哭聲。夜越靜，這聲音也就越清切；好容易盼望這聲音靜了，而早晨，在人還沒有醒的時候，那個門邊小房子裏的，夜間安眠得很早，有着兩個女兒一個兒子的老婆婆，又在禱告起來了。這使我不能忍耐下去了，向紅說：

「搬家罷。」

「她們煩擾了你？搬家是很麻煩的……我很愛這地方……可以兩面看海

——她們全是很善良的……更是樓上那個女人……她很可憐！」

『她穿得很漂亮，每天吃飽了就唱戲……又有丫環支使着……她有什麼可憐呢？只是缺一個男人，那隨便尋一個好了，那也值不得每夜哭着禱告上帝……』

『人不是像你說得這樣簡單……無論什麼樣的人……他總是有苦痛的……只要他有靈魂！』紅說。

『我却有點不大了解這樣人的靈魂……她們的苦痛也許是閒得太膩了。……』

『你這人……』她有點激奮了；我却是笑着的，摸着我的嘴唇上面新生出的小鬍。她說：『她說她們樓上的一間房子——比我們這間更好，就是我們頭上的這間小樓，——現住的人家要搬走了，她希望我們搬上去，房錢由我們定……隨便給她多少全可以。』

『我不同意……我不想找誰便宜……我要搬出這個院子去。』

『爲什麼？』

『我憎惡她，更是那鬼哭似的禱告聲……』

『她是可憐的……我很同情她。』

### 三

秋天來了。接連地落着雨，我已不常看見朱出現了。所有的人們也不再在院中集合了。那個北京的老婆婆手裏的芭蕉扇，也不再在手裏，有必要無必要的搖擺了。天氣也一天比一天顯得森涼。從海面吹過來的風，也顯得兇猛，擊碎在礁石上的浪花們，也漸漸白而且高。樹葉們漸漸變得沉鬱陰黑，有的也發了黃。

『房東又要建築一所新的樓房……剛才後面建築工人們和那個朱爭吵起來了。』

我從街上回來，一面解脫着身上的雨衣，紅向我說。她說的時候，嘴唇神經質的

顫動着，臉色更顯得蒼白，兩隻大的眼睛完全睜開，在下眼瞼的上面還堆積着淚，輕而急速的閃着光，只要誰碰一下，那就會碎落下來。我笑着扯過她的兩隻手：

「你爲什麼弄得這個樣子？」

「不，這簡直不是個人的世界——」她的淚終於是一些小動物似的連爬帶滾的遠離了她的眼睛。

「爲什麼又發這樣大的感慨？又弄得這個樣子？」

她把一隻手從我的手裏抽出去，擦着自己的眼睛說：

「你知道吧，那個朱，他們是住在那裏？」

「只知道他是住在我們的後邊，不知是住在那一間房子裏。」

「那裏來的房子……只是一個別人夏天乘涼用的亭子，用草作起牆壁來的。」

「亭子，怎麼樣呢？」我把她的那隻手也鬆放開，在地上走了兩步，從窗口看一

看那發着灰黑色的昏昏暗暗的海洋，山，山腰中間幾處正在建築中的各式各樣的

樓房。工人們在那架起來的骨骼似的跳板上，斑點似的活動着；石匠打琢石頭清朗的錘砧聲，和着那雨聲，起着協奏似的飽和的响着。接着問了一句：『亭子怎樣呢？』我的眼睛還是停止在窗外的各項景物上，更是那海；正在建築中的和那些尖尖巧巧紅頂的已經建築好了的樓房——烏黑的鯨魚背脊似的每條柏油路，經過雨水濕潤，蕩漾着油樣的光。

「房東要在那塊地上建築了，他們要馬上就拆掉那草亭……」

「那塊地方並不大，能建築什麼呢？除非……」

「他們還要在那地方建築一所小樓預備自己住……」

「這些房子和樓還不夠自己住麼？」

「這是爲的租錢啊！她好像不大耐煩和我討論這些了，自語着說：『怎麼辦呢？下這樣的雨……』」

「那麼，他就任他們拆麼？」



「不任怎麼樣？地皮是房東用錢買的……他們會自己教工人拆……並且把吃飯的盆碗全給摔碎了。」

「如今呢？」

「如今他們……在白太太——她指的是那個唱「京戲」的女人——的院子裏，臨時搭了一個小蘆棚。」

「白太太不是還有閒房子麼？爲什麼不讓他們搬進去？」

「那怎能成呢？白太太的屋子怎能住他們呢？她是愛清潔的人……」

「她不是信「主」的人麼？耶穌不是吩咐她們無論對什麼樣的人全應該「博愛」麼？平常朱他們全家還在作着她的奴才……」

她不言語了，我笑着又添搭了一句：

「她把朱他們搬在一起，她的靈魂就得救了……應該不再痛苦了。」

「我等待你回來，以爲你可以想個辦法……那怎能成呢？一個儘用些破板，破

蓆袋，破蓆子搭的棚，三個人住……天還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晴……你却和我扯閒話……人真是沒有憐憫和慈悲的動物……誰全是一樣……』她說着嘴唇又開始在抖動了，眼睛也開始了潤濕，我說：

『我沒有憫憐，也沒有慈悲……我不是「耶穌」也不是「佛」也不是牠們的弟子……我們這院子裏不是放着好些「聖徒」麼？他們應該履行他們「主底教訓。」』

#### 四

我們爲了一件事爭執過了，我常常還是依從了她。不過我也常常喜歡在沒有依從之先，向她開一開折磨的玩笑。直到她認真激動起來爲止。——這一次我還是依從了她，把朱他們搬進了我們一間廚房。雖然那廚房只有一個門，沒有窗，什麼也

沒有，只是一個不甚大也不甚乾燥的水門汀鑄成的方窠洞，但是雨水是不能透進來了。

在我幫同朱搬動着他的幾片木板和一些破爛家具的時候，白太太也站在她的房門前；那個老婆婆也站在她的房門前，她一隻手放在那打皺的前額上說：

「那裏找這樣的好人哪！這真是「主」的感化力量啊；朱，你明天應該跟我到「××會」去聽一聽「主」的道理去罷。」

朱向我笑了笑，我也向他笑了笑，老婆婆身後的那個紅嘴唇的姑娘也笑了。但是她偷偷的，急忙的把臉扭向了一邊。而白太太站在紅的身後，一隻手怕羞似的遮住了嘴，却笑着扯一扯紅的衣袖說：

「看，你們先生的白衫兒全弄髒了。」

經租的，那個躬腰的老猿猴似的人來了，他向朱說：

「誰讓你搬到這裏來的？」

「先生。」

「那個先生？」

「那位先生。」朱怯怯的指一指我，我正在自己的門前用毛巾揩着額頭和脖子上的汗。經租人走過來向我笑着說：

「那怎能成呢？那是您的廚房——是您叫他搬進來的嗎？」

「是啊。廚房是我用錢租下的，我可以在裏面養豬……住人不是更可以麼？」

「我不過是要問一聲……哈哈……」經租人退着身子走了。

紅和白太太的友情似乎又有了增加，每次我從外面回來，她常常是從樓上走下來，我說：

「你倒不寂寞了……」

「你一出去，她就要叫我到她的屋子裏去……她不敢到我們屋子裏來……怕你厭煩她……真的，她是個有靈魂的人呢……她不相同一般的女人……她很

可憐……！』

『那你就可憐可憐她罷。』我說。

『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人對人總是應該同情些……只要不是總站在「同情」而不邁步的溝子裏。』

『這倒很對……怎樣呢，我們搬家吧？房子也到期了。』

『樓上的房子空了……白太太說，只要我們肯搬上去，無論缺什麼傢俱她總是借給我們的。她總是說：「商量商量你們先生罷！」她還說：我們要從這個院子裏搬出去，住在廚房裏那個朱，就也不能再住下去了，經租人要趕走他們——我們還是搬上去罷？』

『那麼她還禱告麼？』

『這我可勸勸她……小一點聲。她說：只要有個朋友在一起……她就不禱告了，就是禱告也不再哭……』

「好，就依你的意見。」我蹙了一下自己的眉頭，又開始看着那發着黑色的海，山上的樹林，正在建築着的樓房……

當我們搬家的一天，經租人又來了，他說：

「先生，你房子不住了？」

「我要搬到樓上去。」

「那麼，廚房裏住的人呢？」

我想了一想說：

「如果……暫時你們的房子租不出去，就讓他們住幾天，好吧？」

「是啊，讓他們住幾天吧！」這細聲音是白太太的。她仍是用那個一隻手掩着嘴巴說話的姿勢，站在我身後石樓梯盡頭，身子一半藏在門裏，一半露在門外說。我回頭看一看她，她把邁在門外的一隻腳收回去，笑了。

「那麼，住幾天看您的面子倒不要緊，萬一發生什麼事呢？」

「他們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我靜靜的看著經租人那狹窄的禿頭。

「他們夫妻倆近來常常爭吵了。」

關於朱夫婦的爭吵，紅雖然也向我說過幾次：

「近來他們常常爭吵了……可憐那個孩子！」她指的是夏天常常跟在朱身後的那個毛着兩條小辮子的女孩。

「發生什麼歸我負責好了。」直到我這樣說了這句話，經租人才似得了點保證似的走了。可是在臨下石塔時他補充了一句：「這是不能久住的！房東知道是不行的。」我向他點一點頭，是在表明我理解了他的衷腸。

事情終於是在第二天發生了。

早晨，我們還在睡中，老婆婆打着樓上的玻璃叫着：

「蕭先生，蕭先生……流她媽去投海了……」

我跳起來推開窗子，老婆婆正站在上樓的石梯上，一隻手張揚着，她的女兒們

站在她的身後惶惑地凝定着眼睛。那個大一點的紅嘴唇的姑嫂，似乎還在輕輕起着些顫動。

我按着她們指示的方向，奔向了有海的地方。

幾乎跑盡了所有圍抱這都市的海濱，我發見的却全是活得正起勁的活人：碼頭夫，車夫，旅客，小販，水手……他們全是叫着，笑着，忙碌着自己的事。終於我是拖着失望的脚跑回去，途中我思想即使我發現了，恐怕人早就淹死了吧？

在我剛一爬上了上坡路，趴俯在我們院子的石欄上的人們，全燕子似的噪叫起來！

「啊！他回來了。」

「怎樣了啊？」我顯得有點疲累地爬着每段石梯。

「好了，回來了，我們以為你也跳了海呢。」紅玩笑着說。

流的媽媽跳的是一個池塘，不是海。可是她已經周身濕着，躺在那小屋子的水



門汀的地上。流的小辮散開了，圓着眼睛坐在媽媽的身邊哭着。屋子裏的床板翻落在一邊，地上碎散着一些碗的殘片，我問着朱：

「你們爲什麼？」

「先生，對不起你……窮人們打架還爲什麼？左不過是爲了窮……先生，我要搬走了。」

朱蹲在一列牆根下，聽着院子裏每個人的批判。他那臉上的柔軟的春天的花似的微笑不見了，每顆麻子却顯得格外深黑。

「太太們算了吧！我馬上就從這院子搬走的。」

他結束了老婆婆和白太太對他的批判。向我說：「先生，實在對不過您！」

那個經租人也出現在我的身邊說：「該走了……幸喜跳的是灣！」

在他們搬走的時候，老婆婆嘆息的說：

「這是信「主」不虔誠的罪過啊！」

她的兒女們又在她的身後輕輕的笑了。

我知道朱是會跟她去過一次「××會」，可是第二次他就去不了，我問他：

「爲什麼你不去？」

「不去了，那裏也要捐錢。」他笑着說：「我看不慣那些瘋顛了似的，儘說鬼話的人。好好的人要一個上帝信仰幹什麼？當不了餓也當不了寒……」

## 五

老婆婆也要搬家了。在搬家的早晨，那每天的禱告聲忽然變成了哭聲。我問着她的兒子——一個有點女性的十幾歲的青年人：

「媽媽怎麼哭了？」

「誰知道她。」他笑着用手裏的一塊小石頭，敲打着石欄杆。老婆婆的大女兒

站在門邊，嘴唇紅着，眼睛也紅着；小女兒却陪伴着媽媽在哭。『搬家，或是換一個地方，這是平常的事，爲什麼要哭呢？』自言自語着我拿起筆來，似乎要準備寫點什麼。可是房那面那個唱「京戲」的女人，也用着那唱戲時候用的嗓子，細聲細韻的哭着禱告起來：

『主啊！主啊！請憐愛我……』

『這怎能成呢？搬上來，比下面聽得更真切了……還是得換個地方。』我看着還躺在床上睜着兩隻大眼睛的那個女人。

『忍耐一點吧！她是一個可憐的人……她已經說在早晨不作禱告了……大約是聽到下面老婆婆的哭聲感染了……』

『如果我是「耶穌」，我真忍受不了，她們這樣要債似的禱告着……我要生着多少隻耳朵，要有多少憐愛和幸福，才能還清他們……』

她不理睬我，似乎專心一致的在聽取着那樓下的哭聲，和樓上的禱告聲。

在我幫同她們收拾東西的時候，那個老婆婆正在從牆上把她那已死掉了的丈夫底照像取下來，用紙包裹着，我問她：

「媽媽，到兒子地方去團聚，是好事，爲什麼要哭啊？」她還有一個兒子，在另一個城市裏作事情，她們這是到他那裏去。

「我……我……我……捨不了這地方……」她的嘴角拖下的顫抖着，眼睛閉起來，像一個久久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又哭了。還是她那紅嘴唇的較大的女兒，從她的手裏把那準備要包紮起來的照像拿過來，替她包紮好，可是清明的她也哭了。但是她却没有發出哭的聲音。

這老婆婆的丈夫埋葬的地方，我同她的兒子曾去過，那是爲了閒遊。

「再見了……好先生們！」

我們爬在院子的石欄邊招揚着手送她們；她們也招揚着手向我們回答。現在她們的嘴上全掛上了笑意，更是她那最小的女兒。

當真的，白太太在早晨不再禱告。夜間當我回來，紅總是和她在一起的，也許是在她的屋子裏，也許在我們的屋子裏。連那個野頭野腦在下巴上有一個芽月形的疤痕的姑娘，也抱着孩子來了。起始她們看見我回來，總要馬上就走的，同時向紅說：

『你們先生回來了——鳳，我們回家罷。』那個丫頭的名字叫鳳。

如果是集會在她的屋子裏，她也必要提尖了嗓子說：『快回去吧，你們的先生回來了。』紅爲了要表示一點矜持，有時也許故意要淹留一個時間。可是當她看見我一個人在地上走轉，或是微開窗子，面向着外面的夜空，她又要帶點不安似的說：

『怎麼，等得悶了麼？』

久了，我也不再怎樣厭惡她。——她早晨不再禱告，也不再唱戲，祇是夜間那挾

着哭聲的禱告，却綿長起來。

久了，她們也試驗着尋我作玩笑的材料了，因為我是那範圍中的唯一的男人。後來即使我回來，她們也不馬上就走，若是紅在她們的屋子裏，她們故意逗留着她，要脅我到她們的屋子裏去，但我總是不去的。一次她坐在我們屋裏屬於她的沙發上，我說。

「你的先生有信麼？」

她沒有回答。祇是把倚在椅背上的頭搖一搖，眼睛垂斜地看向床腳的地方。

「你每夜……爲什麼禱告得那樣的久……？」

「不爲什麼——這擾亂了你們的安甯吧？」

「有一點……」我笑着說。她們也全在笑了。連抱在鳳懷裏的那個孩子，也幫着笑了。

「我們要離開這裏了。」我說。

『我知道……你們太太曾向我說過。』

『你上海有什麼事嗎？』

『有什麼事呢？——沒什麼……』

這夜，在我們睡過一覺醒來，還聽到她續斷地抽抽噎噎的禱告的聲音。

『阿鳳，你爲什麼不信上帝呢？』

『我信那玩意作什麼？』她把眼睛一翻，搖一搖她那披頭散髮的腦袋說：『俺不信……』

『這孩子爲什麼這樣的……也不像他的母親。』

『這本不是她養的啦……這是搬走了的那個朱的孩子……賣給了她的。』

這次我經過那故居，知道在我們走後，阿鳳跟一個男人跑了；那個女人到什麼地方又嫁了人。但那個孩子我却不知道他的下落，問朱，他說：

『也許是死了吧？』他把兩隻手臂搭掛在兩邊車轅桿上，頭低下着平靜着聲音接着說：

『也許是死了吧？』

一九三六，十二月十五晨。



第  
二  
輯



## 爲了愛底緣故

「親愛的，我不能再在這裏忍受下去了！不獨這床和枕頭……連一頭蒼蠅全在虐待我……」

每次她向我訴說，那圓圓的小嘴，總是一條小魚的嘴似的開開合合，還輕輕地飄散着唾沫底星花；兩隻大的眼睛，也常是相同兩枚過度成熟的葡萄，只要一陣較尖銳的風一吹彈，那裏面的淚水就會水銀似的滴流出來。

「再忍耐幾天吧！孩子！這裏總是比監牢強得多！可以自由地看見天；也比出去強，這裏有足夠吃的麵包，還有牛奶……你吃不了的麵包就藏起來，等待我來吃……這是很適於我們的地方呢！——看，窗外面的那棵美人蕉向你笑咧！」

到在那樣的時候，她總要把她的苗細的小手臂，像兩條植物的觸鬚似的，從被

單裏探伸出來，繞緊了我的脖子，而我也就伏下自己的身子去……我們的聲音這時候也就變成了瘖啞！

秋天。雲在高空裏輕輕地旋走；從窗後晴朗地啼鳴着人家底雞聲；窗前隔過遊廊，塔下的花池裏面，正在叢茂的開放着各色各樣屬於秋天季節的花。其中，應該數到那美人蕉開得最鮮豔，高高地挺着牠的秀長的頸子，丹朱似的舒散的花片，托襯在湛綠的大葉底中間，這是一幅絕妙的油彩畫！

我扶着她，坐在臨窗的椅子上。在日光下她的顏色蒼白得近乎要透明！像完全用骨質雕成的人底模型，看不出血肉，也看不出呼吸！

「我會死了吧？我死了你就可以同他們走了。但是我現在不想死，親愛的，我連要死的夢怎麼也不做一個呢？……爲什麼我不想到死？……說給我……爲什麼儘是笑啊？儘看那美人蕉！它是那樣引誘着你嗎？」她把一片枯荷葉似的小手掌來遮起了我的眼睛，我把她的手握在了自己的手裏說：

「只有要死的人纔想到死……我是總在想着怎樣地活……並且活得要美麗！」

從那不敢放肆的強制的善悅中，我知道她今天是過度地亢奮了。我把她摟在自己的懷中，爲她整理着那既愛脫落而又有發白的頭髮；她也相同一頭鹿崽兒似的，任着我爲她搔抓。

「你的頭髮又脫落了？白的可減少了呢！」

「我不相信你——白的怎能減少呢？不要寬心我，我不會把有用的眼淚，去悲悼那已失去的青春！」

「你的青春，不正是一枝花苞似的，將纔綻嘴麼？偶爾白了幾根頭髮算得什麼……」

「人總是這樣……在無聊的時候，總是要想到他底青春……」

兩個年齡很青的看護婦，經過我們的身旁，她們的肩膀打着肩膀，彼此酬答着

眼睛笑着。走得愈遠，那咯——咯的笑聲也愈高！我們猜想：也許在笑着我們，也許是青春的喜悅過於充溢着她們了，使她們的靈魂總是停止不下牠們底飛翔！

『她們是快樂的！』她說。

『爲什麼呢？』

『她們有青春！』她悠長地嘆息了一聲接着說：『她們有健康！健康是一切快樂的根源……』

『慢慢你就健康起來的……』我摸一摸她的胸，胸內心臟底跳動，忽然起着急劇的增加，她的頰上也泛起了一層稀薄到馬上就要飛去的紅的顏色；眼臉是垂落着的。我搖一搖她的身子：

『起來，到床上去躺一躺……臉又紅了！』

『你要走嗎？』

『我也想走……因爲……』我本來要說明走的理由，可是她却說了：

「就放我在這椅子上罷……你可以走……我要看一看這天空的雲——天是變得這樣高了啊也深了！」

「還是……」

「不要管我……親愛的我累贅了你！」

「爲了什麼要這樣說？」

「他們需要你……」

「爲什麼又提到這些？你是在病中！」

「啊！也許在健康的時候……我更離不開我所愛的人——爲什麼又坐下了？走吧，醫院的庶務也許又要來向你要錢！」

「在我臨進門的時候，他們已經向我要過了。」

「你怎樣說？」

「我說，只要你的病好了，我總要給他們的錢……」

「你那裏來的錢？」

「總會有辦法的……最大限度我可以請他們把我送進監牢去，有兩個月坐監……總可以抵補了……反正這醫院也是官家的機關……送一個欠債的人到監牢去，想來總是方便的……」

「嗯！」

她不再言語了。她的兩隻大的眼睛，現在祇是凝凍了似的投射着那白色的頂棚；臉頰上時纔透沁出一點紅潮，現在又替代了蒼白！

二

我每日在尋找着錢！可是，錢總是疎遠着我！而每當我經過那個街角時，也總要遇到舊日的伙伴 A 君，他在等待着：



『今天又遇到了啊！真巧！』

『……………』我沒有言語，一任他握過我的手，我祇是像一個陌生的人那樣，眼睛無轉動地盯着他，研究着他……………。

『你的愛人……………病好了吧？怎樣呢！什麼時候出院……………什麼時候組織小家庭……………我要去吃你一盃喜酒……………』

『……………』我還是沒有言語，他自己却騰起了一種愉快的沒有遮攔的笑聲，幾乎要震蕩了路那面的行人。

他起始要用這一半是作做的懣快來企圖感染我，及至他發現這沒有用了，才把我的手又認真地緊一緊，頓一頓，說：

『你今天怎樣呢？爲什麼臉色這樣……………有什麼事嗎？還是爲了錢？』

『沒什麼……………』我說話的時候，把三個字的音階放得水一般的平，距離也是那樣的均衡。

『我們找一個地方去談一談，好吧？』

『談什麼？沒什麼好談的了！要談的話……恐怕已經說過了一千遍！——需要我。』我用脚在地上無意識的塗劃着，使每粒細沙聚起來又散開……

『我們到江邊去——好嗎？』

我們並排地走着去江邊的路。

路上無意的，也可說是被其他的景物弄得厭倦了，我便開始把眼睛在我這個朋友的身上研究着。——雖然我們認識了已不是一年——起始我很憎恨他的身材，竟是要高一個頭的樣子。肩頭，腰，和臀部又是調配得那樣相宜。頭部雖然小一點，但是有一個很端正和平淨的額，直率而剛強的微微在梢頭上，有點翹起的鼻子，也可以抵補了。那好像生在用柔軟絨毛編結成的小巢裏面，一雙初生的小鴿子似的大眼睛，又是那樣早晨的藍色霧似的美麗！當然，那斜長而有點彎曲女人似的眉毛，不甚謹慎的嘴唇，和那行起路來時時被風微微飄起來的帶點紅色的頭髮

……全是和他出身的階級和他所致力於的……不大相調配。他應該作一個第一流的電影演員，或是爲女人們所喜愛的脂粉英雄。

『A，你很有資格去作個電影演員……』

也許爲了他的漂亮激發了我，方纔鬱積在記憶裏面的一些雜碎的東西——找錢，病，家，矛盾，憎惡……全遺漏得干干淨淨。動蕩在我四周的好像不是秋天了，而是春天。雖然路那邊公園裏面假山上的樹葉，野葡萄葉……已經發黃發紅了，街樹的葉子們，即使沒有一點風招惹，自己也要靜靜的旋轉翻擺着漫過人的頭上身邊，悄悄地投落到地上。

『爲什麼你要我去作電影演員？我又不是女人！』

他平靜的笑着，好像在思索着什麼，聲音低低地響着，脚步也放遲緩闊大了一點。頭有點垂側，好像我是他的新識的情人，用那樣柔美而小心的帶着點顫味的聲音問着我。

『不一定就得女人才作演員……比方……』我想要舉幾個男演員的名字，可是我竟一個較適於他這樣人的名子也記不得，只好這樣結束下去：

『算了吧……你還不懂得戀愛呢，怎能有資格去作演員。』

『論起資格來……當然你要比我完備得多嘍！』

我們全聳聲地笑了。

『請你告訴告訴我……戀愛是怎樣的味道？他起始是甜的還是苦的？』

他還是把聲音放得很低，眼睛輕微的看出一點濕潤，不敢正面的和我的眼睛對敵着；嘴唇微微發出一點抖顫，顴骨上有了充血的痕跡，我拍了他的肩頭一下說：

『青年人……還是不必知道這個的好！這要分散了你工作的力量！懂得！』

『呸！你是老年？拿你的鬍子來——』他開始用他的那粗魯的手指頭，向我的嘴唇上尋着鬍鬚來了。我用手格開了他說：

『真的，不要跟我這樣傢伙學……』不知爲什麼，說到這裏，忽然有一種不可

忍受的酸味，衝刺到我的眼睛，我垂下頭去，藉着整理鞋帶的中間，極力忍制着，可是終於那兩滴已經流出來的淚，仍然摔進了地裏。——接着又是錢，愛，家，××……開始封鎖了我的心。

「你的鞋子怎麼破到這樣了？露出四個指頭！看這裏也破了……」

當我彎下身子去，他在我拱起的背脊上，大約是從衣服的已破開的一條縫裂，搔癢着我的肌肉，我微微躲閃着，起着癢癢，命令着他：

「不要鬧！怎麼……孩子氣還是這樣深啊！」

「這還禁受不起，將來怎樣挺刑啊？」

一股森涼，掠過我的周身，我立起來直看着他；他還是那樣稚氣地笑着，看着我。我看一看這條街沒有幾個行人，在行起路來，我纔向他說：

「你怎麼又提到什麼「挺刑」不「挺刑」？」

「你還迷信這些？」

「我不是迷信……我不高興自己說這些；也不高興我的朋友……你並不是個「雛」了！」

「只要銀行裏存着夠數的錢……早晚是得開支票的……」

松花江的江水，像一條銀色的，面幅不甚勻整的縵帶，開始在我們的面前迂曲而溫柔地展開了。

三

「我今天尋到你，是來告別。」

我們一同坐在沿江的一段人跡較少的石堤上，他一面檢着身邊的小石頭投向江心，一面向我說。

「到哪裏去？」

「先到磐石——」

「幾時回來？」

「不一定，也許要到冬天……」

「這裏還有什麼事？」

「我還有什麼事？我有一件上衣要送給你……你的那件太破了……全露了肉了！」

「這沒什麼，破了可以縫一縫——幾時走？」

「大約不出三兩天……」  
「半天我把那件衣服給你送到××處……還有一本書……也放在你這裏……那衣服大約你穿還能合身……那還是我在工廠作學徒的時候發給的呢……可惜顏色是白的……那不要緊，可以染一染……」

靠近堤岸，江水流得較起江心看起來似乎要急速。我偶爾又看到他那一雙小鵝雛似的大眼睛，被江波誘惑得不能停止住牠底迴旋，我說：

『我也許要離開這個城！』

『你不能……如果你能……你明天就和我一同走——』

他顯得過度認真而又過度疑惑地看着我。無論他是用着怎樣不同的姿勢和  
情感看人，在我覺得他總是用了喜悅的帶着糖味的汁液，洗濯過了他的眼睛。我說：

『現在還不能……』

『我看你，永久也不能啊！一條舊的鎖絆斷了，同時又會拴上兩條新的……斬  
不斷永久是斬不斷的……你們……哼！』

『也許是這樣？這也許祇限於我自己……』

『就「是」這樣……沒有「也許」……不僅限於你……』

『無論你是怎樣說，我現在還不想就離開她……她還在病中……』

『我今天不是來破壞您的婚姻，是來向你辭行的……即使她將來康強起來

……從此……我們也不能再並着肩頭……在一起放槍了』



「雖然我們不能並着肩頭在一起射擊，我們的「靶」總是一個呀……這見沒有關係吧？」

「但歸根說起來……我還是喜歡和你肩並肩的，放着槍啊！我不獨需要我們永久作着伙伴，也需要你的友情，如今……你有了愛……！」

我沉沉地垂下自己的頭去！我沒有力量用自己的眼睛再來接待那雙似乎飢渴而又溫柔的眼睛了。我聲音也好像遭了擁塞，不能響亮的回答這個需要我的人！我記得當時祇是這樣含糊的向他說：

「△，親愛的伙伴！我的心是酸楚的！這是你不能夠了解的酸楚！我也不希望你了解到這一些……沒有牽掛的人永久是強健的，偉大的。沒有女人愛的人，他總是把他的熱情愛着他的朋友！你能夠永久保守着這強健和偉大，你將永久是個愉快而幸福的人！」

他對於我這話似乎有些茫然，稚氣地搓着他的手望着我說：

『把話再說明白點……爲什麼這樣咬文嚼字酸溜溜的……說話應該像放槍那樣痛快明瞭……你的性格改變了！不像了……一個兵！』

我知道自己漸漸地已經不像一個兵了；那真摯而豪情的性格，愉快的高笑……如今全變了，要變成了一枚灰色的蝸牛，常常是試驗地伸長着自己的觸角，有分寸地爬行着……！

『也許，你也會有變的一天……』

『怎樣變呢？從沒有鬍子變成了有鬍子……但這也變不了我的心！』

『但願是這樣……』

他同我談論着各種各樣的話，也談着軌道以內和以外的話，他是那樣元氣的，像一頭初破土的蘑菇似的生長着，他的意志和身體也對比着在生長……

『還想念的你哥哥不？』他的哥哥是我在軍官學校時候的同學，他死在一個春天裏。

『我一想到他……並想不到他的人，祇是想到他那手腳上的刑具……鏽錄和木狗……我的耳朵裏，好像常常有這些玩意在響！』他說。

『但願它常常這樣響着……同我去吃一盃酒……爲你餞行。』

『你那裏還有餘錢吃酒？』

『錢總是有的……』

我們挽着臂膀，沿了江堤的上面，響齊着腳步像兵似的行走着。我感覺到這個較我年青的人，他的手掌比我的要寬還要厚，我要試試他的握力，開始用力聚攏了一下自己的手，他叫着：

『好，你要和我比比腕力嗎？來——』

他停止住，衣袖擡上了臂根，要正式地和我角力，但我却拒絕了他：

『你的力氣很好，留着將來放槍用吧！我的臂力退落了！』

『我的哥哥他常講到你的臂力……他回到家裏去也講……知道吧，那時候

我正在××鐵工廠裏學着掄鐵錘子……而你們是爲什麼練出來的呢？現在我明白了，你們是爲的多吃飯能打仗……」

他的哥哥在臨死的時候同我這樣說：

「軍，我只有這個不成材的弟弟，請你照料他……」同時他也向他的弟弟說：「A，要凡事聽從你軍哥哥的指導……我請他替代了我！」

「他要待我好，我就聽從他……」他說。他的哥哥臉色有點變冷了，從那次我們也就成了永別！

地下室的酒館，無論日夜總是點燃着燈火的。裏面現在還沒有多少人，我們每人要了一盃酒，我告訴A，我還有可以每人喝兩盃酒的錢：

「吃了這盃，再吃一盃，這裏還夠我們每人再吃一盃……」

我把四盃酒的錢先摸出來，壓在棹子上一隻碟子的底下；彼此把喝了一半的酒杯舉在了唇邊微笑着，沒有言語。

一陣乾乾的嗆嗽聲，隨着拉門的聲音沖進來了。我熟悉這聲音，似乎A也熟悉這聲音，一齊把眼睛投向了門——隨着這聲音出現的是一個枯立的人影，一手掩着嘴巴，似乎要把這不斷的嗆嗽間斷或是掩埋下去；另一隻手却向這面微微起了一個落寞的招揚。我認得出這是B君，我的手也向他起了一個招揚：

「來，這裏——」我從棹子下面抽出一隻椅子等待着，而A却祇是呆呆地望着。

「從××街我便看見了你們底經過，但是……雖然距離是那樣的……」嗆嗽打斷了他，他站起來，極力背過身子去，背微微弓曲着，好像經過了一種艱難的決鬥，我們看着他纔又能重復的坐下來。他並沒有喝過酒，臉却似乎被酒浸燒過似的焦紅。我說：

「你先靜一靜——來，喝乾我們的……」我約着A君各自喝乾了盃中所有的酒，同時向B說：「你要吃點什麼，壓一壓你底嗆嗽？把這餘的錢吃了它……」我

從碟子底下把那富餘的酒錢抽出來，B看了一下說：

「我也要一喝盃酒……如果錢有富餘……」

「你怎能夠喝酒呢？」A警告他，他自己的臉却紅了。

「少喝一點不妨……」他手指打着棹子，呼喚着侍者：「倒一盃酒來……」

我並不去攔阻他，對於完全沒有希望的事情，我總是放任着。如果一匹過度要逃走的馬，那我就放牠任情地馳驅，雖然這會製造成不可挽救的傷害！我也知道，B君的病，即使不喝了這盃酒，死亡也不會就縮饒他到多麼久！

「……我眼看着你們過去……但是我不能緊走幾步……也不能喊叫一聲……我的嗆嗽它真愛我！什麼時候，它總是體貼着我，跑在我的前面……」

B喝過了一盃酒，反是顯得安甯下來，在他的嘴周輕輕地懸掛了一點春意，他問着我：

「你的愛人，病怎麼樣了？還是沒有錢繳院費那麼，就住在那裏好了……省得

還要自己尋房子……」

「錢，總不會馬上就有的；病似乎見好些了，你的病……」

「不要提我……我是總會就好起來的——還餘一盃酒的錢好，這盃酒也讓我喝了吧！就算你們祝福我的病……」

很快的，要來的第二盃酒，他也喝了下去。——A好像有點要睡的樣子，手捧着頭，兩肘撐着棹子，眼睛淡淡地朦朧着，我說：

「畢竟是青年人啊！一盃酒的力量全禁不住，還要戀愛麼？」

「誰要戀愛來？」他急速的從棹子上抽下他的手，身子坐直着，用着可笑的嚴肅，怒視着我：

「壞傢伙，自己戀愛，還要向別人身上貼膏藥……差不差你不是我哥哥的朋友……」

「戀愛本身並不是恥辱的事情……小伙子……何必這樣？只要你不把戀愛

像你的眼睛那樣總長在你的心上，而阻害了你的行程，那就對了。」

對於B的說話，A好像也感到一點了解底艱難，他急速的結束着說：

「我總是聽不慣這些那些……好好的說話，總要整整扭扭加上一些花字眼……也許你們這些人一輩子就爲了這些花字眼活着的……你——我走就不再見你了！記着到××處去拿那衣服和書……老B……我要先走了……我們再見——」

我看他挺一挺身子，伸出一隻手來向我，我祇是空空的握緊着這隻手，却尋不到一句要說的言語。

——啊又走了一個強健而美麗的人！



『先生……你的……朋友病重了！』

今天到醫院裏來，每天守候在門房，準備等我經過，向我問錢的那個「馬來人」似的庶務却不見了。當我快走近她的病房，這是一個還很年青的看護向我說，同時隱約的也聽見了一種呻叫的聲音傳出來，我問着她：

『她幾時病重的？』

『昨天你走了以後。在夜間她祇是在這窗邊坐着……誰也不知道她是坐到什麼時候，今天早晨她便呻叫着說整個的肚腹像破裂了似的痛……大夫不在……我們不敢動用貴重的藥品……』

小看護的話我不再聽下去，當我推開了門，她正在空中扭絞着自己的兩隻手，眼睛圓圓的，臉色更完全變白，一條着了傷的蛇似的在床上扭轉……我蹲下身子，一隻手摸到她的肚腹——那正在起動着不規則的團塊——輕輕的叫喚着她：

『片，我來了！在這裏……』

「親愛的這回……我也許會死了……」

「不會死……我去找大夫……」

但是，她却不肯放開我的手，哭着叫着：

「不要離開我……不要離開我呀……我要死在你的眼睛裏……你會永久記憶着我……」

「我去尋大夫……安心些……」我看一看圍在旁邊的看護們，她們全是惶惑地，彼此小着聲音交談着什麼，我問着其中年歲較大的一個：

「大夫來了麼？」

「來是來了，現在他們的屋子裏……」她回答得很遲疑。

「爲什麼他們不過來一個？他們不曉得人病了麼？」

「這是大夫的事……他們當然曉得的……」

「你們無論那一位，給請一請他們好麼？」她們彼此相望着，最終還是那年歲

較大的轉着身子出去了，我拍着她的胸說：

「愛的，大夫就來了，忍耐些！」真的，我忍耐着呼吸，她忍耐着呻吟，幾分鐘過去了，回來的還仍然是那個看護婦自己的白色的長衫，她溫雅地向我笑着說：

「先生，大夫說他也是沒有辦法……除非是打特別的止痛針……但這得用現錢……您的院費……」她不說下去了，祇是笑着。我說：

「這是大夫說的好，我去見他——」我不再能忍耐下去，也不聽她是在怎樣的呻吟，我去尋找大夫。

一個瘦長和一個短胖的白影，他們正在面對着玩着圍棋。他們也全是我所認識的。當我已經停立在他們的中間，而他們還正在笑着叫着，爭奪着一個棋子，更是那個女人，她笑得臉上的肉全起着顫抖，我放低了自己的聲音：

「大夫，請你給病人看一看，或是打一針止疼的針……」

「你看……我吃了你這樣多的子了……」男大夫似乎是個耳盲，沒有聽懂

我的話，也沒看見我的人，他祇把手底的棋子罐提起來，向女大夫搖動着；女大夫好像感到一點我存在在這裏底不自然，臉色和眼睛輕輕的冷靜起來了：

「那算什麼呢？到終局才能分勝敗呢——問一問這個人……」她聲音放得很低。可是那個男人還是把眼睛低垂到棋盤上，時時用那隻帶着幾個鑲着石頭戒指的手動一動棋盤上的棋子，動一動罐內的棋子，又摸一摸鼻頭下好像新剪剃過的一叢很濃黑「威廉式」的小鬍鬚。他像正在艱難沉思佈置戰略的一位將軍——門開了，一隻箭似的呻喚聲音刺到了我。我推開他面前的棋盤，棋子便黑白交雜地在隨處滾轉，同時男大夫也從椅子上站起來，他叫着：

「爲什麼你這樣不懂禮節？推亂我們的棋盤？」

「對於一個冷血的東西，我從來是不講禮節的。」

「你這是對誰說？」他的身子從我的面前撤開了一步，同時用他手裏的椅子放在我們的中間。我說：

「你不必駭怕，我現在還不怎樣你，我只問你爲什麼不給我的病人治病？」

「這是庶務的意思，——啊！去喊庶務來……」

「那麼，爲什麼我纔向你說話你不回答我？」

「因爲你這人不講禮節。」

「閉住你的嘴——什麼叫禮節？」

「比方你進來之先，應該敲一敲門……」

庶務來了，我問他：

「你是什麼意思，不准大夫給病人看病？」

「因爲你不給錢——」他的回答倒很斬斷。

「是「錢」要緊，是「人的性命」要緊？」

「這我不管，公家是這樣規定着，我就這樣施行。」

「現在，我不管你們公家規定，還是私家規定……我要你們給我的病人治

病……」

「現在醫院裏沒有這樣的材料……不然你換個醫院吧？」這個醫生徵求着庶務的決定，他接着說：

「他欠的錢可以向他慢慢的討……她這樣呻叫着要使整個的醫院不安啦！」

「那麼，你換個醫院吧？」

「這是誰的意思？」我問着這個眼睛發着赤紅的「馬來」似的人。同時當我走近他，他也輕輕的後退着，他不甚清晰的說：

「這是大夫的意思啊！」

「唔……」我問着大夫：「爲什麼她要到別一個醫院裏去？」我又走近了他。

「才向你說過，這個醫院裏的材料不全……」

「你診察過沒有？她是什麼病？」

「……」他用眼睛看一看圍在四周的看護們說：「她是肚子疼吧？」一個看護點一點頭，於是他又有了把握似的向我說：「大概這總是胃腸病了……」

「怎麼是大概嗎？」我一隻手扭住了他的衣服的前襟，安寧地同他說：

「你這些指仗殺人吃飯的劊子手們，原先在我要出院的時候你們不准我走；現在我的病人到這樣地步，你們又要她到別個醫院去醫治！我向你說！如果今天你醫不好我的人，她若是從此死去……我會殺了你，殺了你的全家；殺了你們的院長，你們院長的全家……殺了你們這醫院裏所有的人，用你們所有的生命來抵償她……我等待你給我醫治——」

記不清我是怎樣把這個大夫放開，也記不清我是怎樣來在她的身邊，總之那時候我的感情騰飛着，要爆裂了自己，也要爆碎了一切。一切在我的眼前全被鮮紅的血似的憎惡和仇恨塗染着，渲染着，眼前祇是翻滾着各色的大小……不同的細

碎的濤沫似的星花……

「親愛的，你的心平安麼？」

「我平安……」我是睡在她身邊一隻病人的床上。這屋子是完全悄靜的，如果再接近些，我們可以聽到相互心跳的聲音。——窗外面太陽的顏色貪留在一棵樹的杪梢上，但那已經沒有幾多。

「我怎麼睡在這裏？」這床身過度的柔軟，使我的原有的疲乏要開始清醒着了。強制地坐起來，看看她的臉色，她的臉色現在是晴着的天一般的恬靜。我雖然記不清自己是怎樣來在這床上，卻還記得清當我早晨來的時候，她是呻喚着的。

「你的病是怎樣好了的呀？」我從床上跳下來，蹲踞在她的床邊，她伸出手來摸撫着我的前額和頭髮：

「他們給我打過針，也吃過藥……親愛你，這是你鬪爭的勝利……」

「唔……」一種再也不能制止下去的恥辱的淚，從我的眼中滴流下來了！



竟作了這樣一個可憐的鬪爭麼？

「唔！愛的，你又哭了麼？」她的手正摸撫到我的下巴，也停止着不動了。

四

A走了。當我一次從醫院走出，B却正在我們常常相見那個牆角等待着，他說：

「你使我等待得好苦！你們的情話總是這樣多啊！」

我的臉感到一點燃燒，同時我看着秋風亂擺着他身上的單衫，那肩胛骨是那樣的真切地支撐地透露向外面。雖然那單衫是那樣的細瘦，而在他還似乎感到太寬博。我說：

「A走了。」

他對於A的走並沒表示什麼意見。我們祇是肩並着向前走，從頭上飄落下來  
的碎葉，較幾天前，似乎更增多了一些。——這是一條不常有人和車輛走過的街，在  
馬路的中央全生了蔓草。

「我也要走了——他也是更應該走走了……在城市裏似乎用不到他那樣  
強壯的人！只要我這樣的也就可以了……可是我這樣的……也得走呢……」

他底嗆嗽，爲了要表示自己的存在，又開始擾攪着他。他躬下身子停止住，接着  
又蹲下……

「你這樣的身子，怎麼可以走呢？」我扶着他的、一條臂膀，但是他卻紅着臉推  
開我的手：

「別太這樣嬌慣了！用不着扶……我自己會起來的……——命令是這樣。」

「那麼，你預備走麼？」在他立起身子，他底嗆嗽看起來馬上不至於再鬧起來  
的樣子我說。

『沒有命令……很久我也就想到那邊去看看……在城市裏實在太沉悶……也許我的身體在那裏會好起來？那裏除了森林，曠野，就是山……』

他較起平常，似乎有了特殊的振作。那駝背的曲度看來也變得似乎平凡。

『看我這樣子……揹起槍來怎樣？你是內行……那裏面馬恐怕不太多……』

你教給我兩手：如果馬跑起來，若要牠馬上就站住該怎麼辦？若是一匹馬不讓騎……該怎麼想法上去？

我看着他這可憐昂奮的樣子，又是一種悲涼澈透我的心！祇是翻翻疊疊地重現着那過去的，不甚遙遠的每一幅塗着灰色和血色的飛騰硝烟和馬蹄的幕畫，夢幻似的留在了時間的那面，留在了天底一邊了。

『想什麼？告訴我……你這個吝嗇的傢伙……還捨不得麼？和愛人談情話是用不到這一套的……』

『也許你會用得到……讓我說給你——』我於是便把自己在軍中學得的

一點騎馬的知識說給了他：

『……凡事全是一樣。——騎馬也是一樣——第一，不要心慌……無論牠跑得怎樣撒野……你的身子怎樣要撞跌下來……你要想叫牠停止住……只要用一條臂，向裏用力扯牠一股繩……無論左右股全可以……馬的身子就會旋轉回來……就趁着這個旋轉的時候，你樂意下來……就可以下來……不然，經了這一陣旋轉……馬的力量也就沒有多少了……』

『若是馬不讓上呢？』

『你的左手握緊牠的「頰革」，馬的脖子就要屈折回來，就趁着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上去了……』

他很尖銳的笑起來了。在他的笑聲還沒有落下，他的嗆嗽又重新一隻喜鵲似的噪叫起來。

『你還應該留在城市裏吧……工作雖不一樣，價值總是相等的……』

『不，我已經決定了……除非有命令再來變更我的決定……』

到了那個地下室，我們就不再在這個問題上打迴旋。今天也許是星期日，喝酒的人比平日要多了。喝過酒的俄國人，在地板上嘖嘖拍拍，跳着舞，打着拍子，噪叫着。聲音很乾澀而粗糙的歌。沉思着的猶太人，不睬一切地吃着喝着的中國人……無論是哪個民族的人，只要到這個酒館裏來吃酒，他們全是貧窮的，我想他們每次吃完喝完，他們的衣袋內，也許不再有一次的錢了。

『我們再換一個地方嗎？』我提議着，徵求他的決定。

『就是這裏吧，正好他們喧叫着，我們說話可以隨便些。』

儘可能我們靠近屋角，尋到了一張桌子。爲了潮濕，從牆壁透着水，頂上也有水向下，向無論人們的額子裏或頭頂……淚似的滴流着。這裏的棹椅便被拋留下。

『我們相交二年了，今天這也許就是結束我們的交情底一天。』他說着，很快的吃下了半杯酒。

『人的交情，遲早總是要結束的……』我也吃了我的半杯。

『不過，我們這是不自然的給束啊！』他好像又要嗆嗽，站起來，到櫃台那裏吃了半杯水，回來又坐下。例外的，今天他把他的近視眼鏡也摘取下來，放在桌子上。我研究着他底鼻根部和眼尾後面兩側臉上那被壓就的溝紋，是那樣地深入了。顏色發着紅紫。

『你的近視眼底的程度看來很有年月，溝紋全是壓得這樣深！』

『噢……這纔是表示受過教養的標記麼！——近視眼和肺病。——近視眼打槍不成吧？』他把那鏡子上的水汽用衣襟擦淨，又把它戴上接着說：『冬天一沾冷熱……更完蛋，簡直還不如瞎子！』

『咽！總是有好眼睛方便的……這回你要拋開你的學生們了……』

『學生們全是好學生……我很捨不開他們……但是我在這裏又能怎樣呢？我能忍着良心親手灌他們毒藥吃麼……所以還是走吧……』

每次我們閒談起來，一提到他的學生，他總是眼睛特殊的放着光，磋磨着他的長牙齒：

『學生全是有希望的……祇是他們得不到充分的陽光，充分的空氣，了當的說就是他們得不到充分生長的條件！他們底環境現在更是加緊地在摧毀着他們的生機了……爲了這，他們全是我所愛的……所以我決定了，儘我這還有的幾年壽命……拚了吧……』

他沒有妻子……沒有家族也沒有第三件長衫……

『教育的本身，可以使愚蠢的變成聰明……聰明的變得更聰明……而現在……什麼全是加倍的相反了……』這是他所常說和生平所信奉的——「教育」幾乎變成了他的宗教，一個刁狡的真的宗教徒對於他們的主底信奉，應該也沒有他的虔誠。

『那他們怎樣呢——你走了以後？』

『這只好憑他們自己摸索了！也許事實的環境比人的教訓來得更有效力些？』  
各自喝盡了自己盃子裏餘下的酒。無論在喜悅或是要排除偶爾泛起的一點鬱悶，在我們之間常常是一盃酒便什麼全得到了解決！

『像A那樣健康的人，他可以爲了他所愛的愉快的使用着自己的筋力……我呢，只有一束細骨頭和一顆——恐怕也許被病拐帶得剩半顆——心了……但我也決不饒恕它們……我也要儘情的使用——』

『我們各儘自己的所能和所有，儘力我們所愛的就是了……』我說。

『你呢！是兼着A和我，兩人的所有——你有夠用的體力，也有夠用的智力——而你呢，是正爲着你所愛的——女人！』

B不相同，A他從來沒有嚴肅的提到我關於女人的事，而今天他竟也提出來了。我靜靜的看着他，他也靜靜的看着我，這地下室喧囂，對於我們現在是不存在了，雖然這喧囂是對比着這裏面的人樣，在無節制的增加……



『……當然……你可以說你有權利使用你的自由……不過在大家全被鐵的練鎖貫穿了腳踝骨……如果你若是不甘心去作這個貫穿鐵練鎖的人……那你的自由也就沒有幾天好使用……當然……你也有自由作這樣一個人……最好你是先穿起我來吧……我曾經是過你的朋友……也是你的同志——』

『你，醉了？』我握過他的一隻手——那祇是一層薄薄的皮膜包裹着一束碎細的筋骨。

『怎能醉呢，僅是這一盃酒？』他推開了面前的酒盃，樣子準備又要嗆嗽，我看着他急速的站起來跑向了一個有痰盂的地方去，幾乎被路中人撞倒在地上——那是正有兩個吃醉了的穿着油污工作服的長身子的俄國工人，相互地摟着抱着在屋子的地板上旋轉着跳舞。……我透過這些人們的間隙，看向對面露出在地面上的半幅窗子的玻璃，那有着影似的外面行走在人行路上的腳——各種各樣的腳：女人們的腳是釘似的起來落下……迅急的經過着。我說：

「B，如果你能忍耐，我今天也想把我要說的話說出來，因為它們在我的心裏實在積存得要發了霉腐……如果你能忍耐！」

「在平常我也許不聽這些……它也許會霉腐了我。」B現在又像是恢復了我們平常時候的交誼，微笑着，相同一個聖者似的接着說：「你有什麼值得吐的苦水……可以吐出來……我想你是沒什麼好說的……事實總會證明一切……」

「我也是這樣信任着事實……」不知爲什麼，在要說到關於我和我的愛人的事蹟，總要有一種酸楚的潮浪像排擊岩石似的排擊着我的心！我若是一個有母親的人，她如果愛我，我會伏到她的懷中哭夠了再起來，但現在我却需要的是剛強！我需要的是智慧……！

「……親愛的B！一個人爲了解除多數人的痛苦；創造多數人的幸福……比較起來祇是爲了一個人……這總是有價值的……偉大的……比方你們現在就是走的這第一條路；而我呢，正好作着你們這偉大的陪襯……更可以對比我的猥

瑣和渺小：……不過，隕落下來的星石，在過去它也是有過光輝的……雖然這星石它也不能就以它那過去的光輝來抵補現在的暗澹和無用；那整個的星空也不會祇爲隕落了一顆無名的星石而就停止了它們的運行……但我想即使它一時失却了光輝，也許對於照明沒有能力了，至少它對於人們建築房子，也許能作一塊普通的石頭……正飛翔着的他底伙伴們，只要這隕石阻害不了他們的航路……他們是不必再眷顧它了吧？非要使它連一塊普通的石頭也作不成，必須到身粉骨碎……」我的感情也激奮起來了，幾乎要顧不到這是在什麼地方，我不等待B的插言或回答：「……還是各自盡自己的力量走着自己的路吧……如你所說：事實總會證明一切……在路的終點我們會相遇到的，如果我們出發的基線沒有錯誤的話……我們「再交會」的時候總是有的……我想一個人在自己有着一些光輝的時候，應該把歌唱和讚美自己，譏諷和卑視別人的力量，放在擴大和增加你底光輝的一方面去吧……常常冷笑着責備着一個會是你的朋友的過錯你的……這

對於冷笑者的本身是沒有幫助的……除開增加一些可恥的驕矜以外……」

「你這是在向我講哲學，想要用這些抽象的字眼作烟幕來避開自己麼？你是怎樣地用着美麗的譬喻來漂亮起自己呀！掩藏起自己呀？你這是從什麼地方販買來的思想呢？」B的眼睛睜得很圓。

「祇有不懂得思想本身是什麼東西的人，纔是一個真正的思想底販賣者；進一步說，他連這思想應該怎樣販賣全是個整脚的商人……」

「因為這商人他不懂得他的風流的顧主們需要的是戀愛……而不需要的是鬭爭……在自己的敵人已經扼緊了他的兄弟的咽喉了，他還需要的是戀愛……是蜜樣的和平……不需要鬭爭……」

他抖顫得近乎瘋狂了，我們言語的鬥爭也近乎了瘋狂。可是那面人們的喧囂也是更增加着瘋狂。爲了夜的緣故，我再從那半幅窗口望出去，行走在人行路上人們的腳……無論男人或女人們的，——已經不再真切了。我警告着B。

『我們不要太任着自己的感情拖着自己跑……』

他似乎也感到了自己說話太忘了節制，笑一笑說：

『掌了一輩子舵的人，常常也要葬送在不經意的礁石上呢！』

經過這不相讓的言語底交鋒，每人爲了這越軌的激動，明顯的全感到了一種空虛似的疲乏。更是B，由於他的頸子上脈管底沒有節制的跳動，我知道他更是過度的吃力了，好像嗆嗽全要不能了，我說：

『算了！今天就這樣結束吧，你還要當心你的身體……你是馬上需要你的體力了……』

『你這是憐憫，我不能接受你這憐憫……我們必須要證明了錯誤是在那一方面……至少要在我們分別之前……』

『這是沒有用的……我相信你這樣企圖對於一個知識分子是沒有用的……』  
我故意把這嚴肅的空氣敲碎了它，使聲音放得平淡和隨便。

『我也是個知識分子呀！在我有了過錯，如果有了充足的證明，我是毫不猶豫地承認它，爲什麼你不呢？』

『這對於你也許適宜；對於別人也許適宜……對於我是不適宜的……我不承認過錯，也沒有懺悔！祇有真正狡猾的人，真正要脫卸自己應該負的譴責和刑罰的人……纔會向別人面前承認過錯，纔會懺悔！我是沒有過錯的，作的就是對了，若事後懺悔，何如當初不作？——你說我叫你停止辯論是憐憫麼？誠然的，也許我這憐憫常常是毫無半文價值，甚至對於受者是一種侮辱！但是我不管，因爲在我的人性的一份中存在着它……那麼我就使用它……按理說無論，是某種鬥爭，絕不應有這樣成分存在着，誰有了這種成分誰就是暴露自己的怯懦……他也要失敗——』

『這是出乎我意料以外的……你的腦子裏會有這樣可憐的思想的蟲子咬着你！』他陰冷地發了一串不正確的笑聲。我說：

「這是證明着你的鈍眼！」

「人是應該明顯地呈現出自己來……」

「我並沒有把我裝在鏟子裏，埋入地下……什麼全在你的眼前……二年了……」

「爲什麼你從來不向我訴說什麼？」B的語勢突然溫軟下來，把頭探向我，馬上是一股強烈的血腥味衝擊着我，我站起來向他說：

「有什麼可向你說呢？一個人把自己一些瑣碎的痛苦，像一隻得意的歌兒似的常常唱着，這對於別人應該是一種殘酷的刑罰……對於自己是自賤！我爲什麼要這樣作呢？」

B的頭低垂下去了；那面的人們唱底聲音也忽然變更了，人們全聚集起來，亂雜地叫着：

「抬起頭來呀，流出來的血……把地板全弄髒了，而後別人再怎樣玩啊！」

『揪緊他的頭髮……落掉幾根算什麼呢？』

『……………』

在人堆中間，正是一個人的身子直躺着，從額頭正在源源地淌流着鮮紅的血。他的胸裸露在外面，棕色的胸毛打着旋髮，相同一片不好的毛毯，織襯在一片紅色的絨布上。褲子的一隻褲管沒有了，而那隻腿也就不見。我認出這是常常在街上拉手風琴討錢的那個獨腿的俄國人。別人說他在俄國「沙皇」的時候，曾作過將軍！

一個人正在捉緊他那僅有的幾根森立的頭毛，企圖把他的頭提起來。雖然這是一個僅有了一條腿的人了，可是當人們要把他抬起，却要合上幾個人的力量啊！

——死了的東西就變得沉重了。

他這並沒有死，僅是酒醉和昏迷。

『這個人怎麼了？』我回在棹子上，B的臉從棹子上抬起來問着我。

『大約生意好……今天是星期日——酒喝得過多了……跳舞的時候旋轉



得過於猛了……假腿斷了……頭碰在了棹子上……」

「唔……不知道他們抬他到那裏去？」

「大概許送醫院去……」從眼鏡後面我發見B君的眼睛微微有了濕漉和紅腫……但是關於這，我並沒有問他。

「到市立醫院裏……恐怕白俄也比中國人容易被收留些。」

提到醫院，立刻是那枯白的、毫沒有生趣的病房，在我的眼前開始聳立起來。那長廊……那支持着長廊的一條條白色的士敏土的圓柱，人行走裏面，好像行走在巨大的牙床裏，牠總是那樣貪婪地吞吃着所有的人……

——親愛的！我不能再在這裏忍受下去了！不獨這床和枕頭……連一頭蒼蠅全在虐待我……

她這低低的伸訴，我已經完全記牢，我的耳膜變成一具蠟盤了，只要一隻合於這個蠟盤上面紋路的針鋒一接觸，它總會一個字沒有遺落地向你唱着出來。

——尋錢和坐牢。

這是兩條使她脫出醫院的唯一的路。

『我們分別了吧？』B從棹子那面立起來，伸出他的手。但我的手却插進我的褲袋裏面。雖然我也從棹子這面站起來，却祇是靜靜地看看他的眼睛！他爲什麼不如平常那樣坦率了呢？却把眼睛從我的眼睛前面躲開去，瞧着那伸出來又撤回去的自己的手骨節，用另一隻手按着輕輕的碎響？

『你連手也不和我握一握了麼？』他又困惑地抬起了眼睛，可是馬上又低垂了下去。

『B，我傷到了你的心！』

『……………』

忽然是一顆很沉重的水滴碎落在我們面前的棹子上，如果不是那面的喧囂，我也許會聽到它的聲音——時纔那有人跌倒過的地方，現在又有人在旋轉着，跳

着了。

掛！

「軍，我祝福你！」重新他又伸出手來，我看得出他是那樣不能克制着它的顫抖！

「……………」當我的手抓住他的手的時候，也相同A臨行時候一樣，似乎忘了自己的聲音。

五

像春天的燕子似的一嘴泥，一嘴草……我和我的愛人終於也築成了一個家！無論這個家是建築在什麼人的樑簷下，它的壽命能夠安享幾時，這在我們是沒有顧到的，也不想顧到的。我的任務，祇是飛啊飛……尋找着可吃的食糧，好使等待在巢中病着的一隻康強起來！我顧不了那整日盤旋在空中，呼哨着的蒼鷹；也顧不了

那專以射擊燕雀而取樂的射手們……

『愛的！這就是人生嗎？有了愛，有了家……』

每當她快樂的時候，就要勾緊我的頸子，逼着我解答她一些奇妙的問題。

『唔……這就是人生！』我爲的要解脫這恐怕延纏到沒有了結也沒有端緒的問題底糾繞，便常這樣想逃避一肩儼負的狡猾的驢子似的，這樣答覆她。

『不，人生總不會就是這樣簡單……一定還有些別的……』

『再有的是……有了愛，有了家……再有的是……就該是孩子們了……』

『除開孩子——』

『沒有了……』我作着思索的樣子，接着說：

『這對於一個女人的需要，已經是夠了！』

『我不是單獨說的女人……「人生」並沒有分別着男人或女人的……』

『那麼，這對於一個男人……再加上一項，就是賺錢……』

『但是，這一本書上並不是這樣寫着的啊？』他從小廚房裏拿出了一本書，這書的封皮已經碎亂了，但是我認識它，那就是A留給我的，也就是A的哥哥留給他的。

『你讀過這本書？』

『兩遍了。——』

『讀得懂嗎？』

『起始是模糊，字句也感到艱難……後來也就容易了，像要黎明了的夜似的……越來越光亮。』

我任意翻着那每一頁，那每一頁的字句全是和我那樣熟識！記得，我曾經熱戀着它相同我初戀的姑娘！會要把那每個字挖掘下來，嵌在自己滾着青春之血的心上！……現在却漠然了，它竟不能使我脈流的搏動加急一些。我說。

『多讀幾遍吧，這對於你也許是有益處的。』

「你讀過它？」

「當然——」我把書仍然遞給她。

「那你爲什麼不照書裏那樣話答覆我？」

「我又不是書，你問的是我，又不是書……我是應該用我的話說給你……」

「那麼你所知道的，不也是從書上得來的麼？」

「不一定……也許因爲我讀過它們……要有它們的殘餘的渣滓存留在我的胃裏……不過我是厭惡一些反芻的動物似的讀書人，整塊整塊嘔吐着別人的渣滓……作爲自己的精英……」

「親愛的，如果我康健起來，我一定要試探試探人生底海！」

「現在你已經在試探着了……」

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了A——這是第二年。

他正在低着頭走得很急速。臉色完全變成了棕紫。如果不是由於他的輪廓和走路的姿勢，我也許不再認識他，雖然在我們分別的時候是秋天，而現在纔僅是春天。

「啊……真是巧！竟遇到了你！」他變得好像更粗魯和勇猛了一點，狠狠的握住我的手。

「聽說你現在有了家了！」他把聲音放得寬寬的低低的，好像這是對於他充滿着無限蜜味和新奇。我却平淡地點一點頭說：

「有了一個窠！」

「當然是和你的愛人住在一起了？」

「……………」

「怎樣啊？你的愛病也好了？這回可以跟我走了，我們一同走……………」

「……………」我還是沒有回答。他說：

「你想要用沉默迴避一切麼？」

「這是有行人的大街……我應該向你說些什麼呢？」

「那麼……我可以到您的公館拜瞻拜瞻麼？」

「也好的……」我沒有疑遲就允許了他。很久我也就決定了自己，從此是對於任何災害與福祐，一樣接待着，不尋求也不躲避。

當他一走近我的房子他叫了：

「是這樣黑的一個洞洞啊！」

我的愛人在小廚房裏，我也沒有喚她出來，這樣客人是用不到介紹的。

A 好像在我的房頂和牆壁上尋找着罅隙，從這個棚角到那個棚角。可是當他的眼睛經過那通到小廚去的，沒有扣嚴的門底縫際時，每次總要停止着一個時間，我問着他：

「你要看一看我的愛人麼？」



他竟不能夠回答，祇是臉紅着，嘴裏烏烏嚕嚕的說：

「不必吧？」

「芹子，這裏有一個客人……你如果高興，可以出來見見……他是從遠方來的……也許會有新的故事講給你聽……」

她從那個門的中間出現了。她的預髮還沒有結好，祇是任便的披散在肩後和肩前。她穿的是我的一件袍子，和我的一雙籃球鞋。當然她不是「安琪兒」，也沒有適於「安琪兒」那樣仙的裝束，看起來他祇是一個孤獨的小幽靈，但是我愛她。

「這就是你讀的那本書底主人……」

她什麼也沒說，一個怕羞的孩子似的又不見了。

「我的愛人美麗麼？」

「很好！」

「B君到那裏怎樣？」

「你想想他會怎樣？」

「我想他就早死了！」

「事情並不如你所想像的那樣悲觀……他活着……並且活得很起勁……」

「這是出乎我意外……」

「出乎你意外的事情正多着咧！」

他講着他們幾月來鬪爭的故事，用着他的全副精神描繪着，唾沫星從嘴裏暴亂地飛濺，好像那所有的光榮全是屬於他自己的光榮！最後他結束着說：

「艱苦是艱苦……但是暢快也真是暢快啊！如果我們只要得到國內一線接

濟……我們會什麼全作得停當……我的腳指頭凍掉了一個！」他用一隻脚在地

板上表示着點動的說：「就是這一隻……媽的……」他說着又停止住，看一看不

知什麼時候出現在這個屋子裏一個角落裏的片子，向我解釋着：「……在那裏罵

人罵慣了……打仗的時候常常是罵着打的呢……」

「你什麼時候回去？」我說。

「快呀，不出幾天……你……」他又看一看芹子，也看一看我：「……你是不能的了！你有了家……」

「見了B君替我祝福他；其餘無論我熟識與不熟識的，也請替我說一聲，我在這裏爲他們……祝福！」

芹子近來忽然變得蒼老了！蒼老了的並不是她的面貌，似乎是她那晶瑩透別美麗而胆小的靈魂。這不是爲了病，也不是爲了貧窮……她似乎是被一幅眼不見的黯淡的網所包紮了，再也看不到了那愛人的光彩！雖然她還在故意企圖賣弄着她的青春，不使人窺見她那正在滋長着的憂煩！

「芹，你遭了什麼新的憂愁？」

一次當她從我臂懷中睡醒過來，我問着她。她好像突然遭了一個輕輕的襲擊，

身子微微起了一次顫抖。我的一隻手撫慰地按着她的胸說：『安穩些……像講一個別人的故事那樣告訴我！』

『親愛的，你問我這話是什麼意思？——這是在夢中？』她伸出一隻手來摸撫着我的臉和每一隻眼睛，同時又掐一掐我的鼻子說：『你又失眠了？』

『我很愛在夜裏靜靜的躺着不睡……』

『你在思索着我？』她像一個期待哺乳的嬰兒似的愚蠢的仰望着我的臉。

『你睡在我的懷裏……就不再思索你了……』我把手輕輕地在她的胸上拍一拍，也像在拍着一個嬰兒。我的心此時也好像變成了一顆母親似的心！

『不，不是想念的意思……』

『什麼意思呢？』

『你幾天來……是不是儘在思索着，怎樣留下我……自己怎樣走呀？』她的聲音明顯地有了軟顫……最後我決定她是哭了！

『你就是爲了這而憂愁麼』

『……』她只有抽咽，沒有聲音。

『爲什麼你要想到這？』

『那天，那個人——就是那個從遠方歸來的人——他走了。你就開始思索着了……我知道，男人們在愛底漩渦裏游泳得夠了，就要想到他們的責任和事業了……愛的，你是不是也正在這樣思索着？』

『也許別人是這樣……』

『那麼，你在惱恨我麼？』

『爲什麼？』

『爲了愛底緣故……』

『我沒有理由惱恨你。』

『對於你自己呢？』

「這似乎也沒有理由……如果一個人爲了犯罪而得到刑罰，他就埋怨使他犯了罪的對象，這是愚蠢的；因而再譴責自己……這更是愚蠢的……他應該尋找這終極的根源……」

「那麼你在懺悔着你的過去嗎？」她的哭聲又轉成了笑聲。

「我是沒有懺悔的……」

「不，你是在掩藏着自己的苦痛，也掩藏着自己的懺悔……」

「你從書本子上學來智慧了！」於是我拍着她，輕輕的唱着：

睡吧……姑娘……

## 四條腿的人

二十八年前的他的踝骨是碎在德國人經營的煤坑裏。當他從昏迷中醒過來的時候，大夫向他說：

『你的踝骨不能用了，我們已經鋸去了它。』

這消息似乎不是屬於他，這鋸去的腳骨似乎也不是屬於他，他祇是坦然的望着那大夫發光的臉。那沒有稜角的臉上，突起着的像特別安置的一條多肉的帶有勾曲的鼻子，鼻樑上安置着一具小小的眼鏡，有一條細細黑色的小繩，垂聯在一邊。大夫走了，他還眼送着大夫那發紅的光光的禿頭和飽滿的背脊——這樣人物在他的生平還是第一次看見。更是那白得耀眼的長衫。這屋子裏所有的一切，也白得使他眩惑。

他抽出被單下面的手，那上面的皮繭發黃了，肉皮的紋溝裏面和指甲裏面，雖然還殘留着往日在煤坑裏積存下來若干年月的遺跡，但是大部的卻被洗刷得干淨。他想：

——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沒有人解答他，他也不想尋找解答。

從窗上的玻璃望出去，那灰色的天，無晝無夜地，被那陶器廠，玻璃廠，煉礮爐……泛流出來的煤烟薰蒸着，充塞着……

遠遠的尖叫着的汽笛，這是他熟悉的。這是從城市裏到煤坑區去的小火車，載人和載煤用的。

——這不是換班的時候呢。

爲了這笛聲所引起的，那動物的咽喉似的採炭坑的入口，又清楚的在他的記憶裏等待着似的開張着：那爬上爬下鐵軌上的拖車，那一致的鐵和鐵咬絞的聲音



……同伴們的臉雖然是模糊的，而聲音是分辨得清楚。

——在這裏要住到什麼時候呢？

起始，他安適的偷偷幸福着：

——這是天堂！

這天堂如今使他感到寂寞了。雖然從隔牆常常要有呻叫的聲音陪伴着他——這聲音有時是生疏，有時也熟習——久了，這聲音也變得單純，寂寞……他渴想着那鐵和鐵咬絞的聲音；渴想着那由自己一鎚一鎚刨落下來的煤石；那伙伴們每張沉默的臉，每個身子在工作的時候所採取的各種各樣的獨出心裁的奇妙的姿勢——仰着，臥着，乳羊吃乳似的一條腿跪落着……孩子們，在低洞下面全是蝎似的爬着，尾巴是沉重的拖着一隻筐。

這裏，起始曾經驚愕眩惑着他的各種各樣的器皿，開始也使他起了憎惡。大夫不常來了，而來的時候，他却要不斷的叮問着他：

『我什麼時候才可好啊？』

大夫不再向他多說話了，祇是把兩隻手向下面作着姿勢，按一按說：

『慢慢的……』

三個月以後，一天，大夫同一個外國人和一個中國人走進來，中國人向他說：

『我們是公司的……你今天應該出院了……來，在這裏按個指印……』

中國人從腋下的黑皮篋裏抽出一張有紋格的紙張，指定了地方，叫他把一隻手指醮了一點印色，印上去。

『爲什麼要這樣啊？』

『凡是受了傷，拿了恤金的人，全是這樣做的。印上去，三百元的恤金就可以給你了。』

『那麼我的腳呢？』

『這就是給你的腳錢……要知道……如果你的腳不是斷了，不能得到這樣

多的恤金哩……也不能在這樣的房間住得這樣長久……——印上去。」

在他印好了手印，那個外國人早也從他的紅皮篋裏，取出了一疊錢交給中國人，中國人把它放在了他的身邊說：

「數一數……」

他並沒有去數，只是茫然的看看每個人的臉——那個醫生的眼睛和兩個看護的眼睛，卻似很關心着發着灰色的，疊放在他身邊的錢票。

「數一數啊……我們走後……數目少了是沒人負責任的……」中國人伸出一個指頭，動一動那錢，命令着說。

「那麼……我的脚呢？」他點一點頭說。

「這不是我們該管的事情……」

外國人在前面，中國人在後面——走了。大夫向看護們說：

「他的衣服換下來……今天他出院……」

大夫走了。

從什麼地方呢，看護們掩着鼻子，把一團黑灰色的衣服抱進來了，投在了地上說：

「脫下你身上的衣服來……換上你自己的……」

幾月來他的鼻子變得銳敏了，這衣服的氣味對於他變得生疏，他問着：

「這是我的麼？」看護們點一點頭。

「我的袜子和鞋？」

「扔掉了……你要這些還有什麼用呢？」

他坐在地板上仰起頭來看着一個看護的臉，而那個看護卻祇是用一隻手掩着自己的鼻子，眼睛垂視着從那黑色褲管伸透出來，平放在地上的腿骨——那已經不是腳了，祇是在端頂上有着紫色摺皺的肉棒！

「這是給你預備的。」

一個看護又抱來了一些奇妙的東西——兩個皮筒，兩片厚皮片，最奇妙的還是那兩隻古鎖似的木頭。他們把那皮筒套好在腿骨上，皮片綑好在兩隻膝頭上，把那木頭的古鎖也用脚推給了他：

『你可以走了——揣好你的錢。』他們把他的錢也替他塞在了衣袋裏。但他卻一直茫然着，直到一個看護把那木鎖塞到他的手裏，大聲的催促着，他纔意識到這是該他走的時候了。他說：

「這怎樣走啊？沒了脚。」

『爬呀……這樣爬……』一個看護兩隻膝蓋跪在地上，同時又從他的手中拿過那兩個木鎖來，做着一個爬的姿勢：『就這樣爬……壞了脚的人全是這樣爬……』

『我要用脚走……爬着怎能下煤坑呢？』

『你有三百元……就不用下煤坑了……』

「不——」他固執着，不接受那看護遞過來的木鎖，看護也不再給他爬着梯樣看了：

「這是公司的事……這裏是醫院……」

「是這裏鋸去我的腳……」他的長長的臉上每顆癩子變成紫色：「我要找大夫——要他安上我的腳……」

「大夫到公司去了。」

「我要等着他……」他準備仍要爬上三個月來那張他睡過的牀，又重複了一句：「我要等着他……沒有腳怎能下煤坑呢？」

二

德國人經營的煤坑如今已經換了日本人。他卻沒有變更地在這個灰色的城

市裏爬了二十年。

『四條腿的人……』

孩子們這樣稱呼他，大人們也這樣稱呼他，全城的人們也全這樣稱呼他。起始他憤怒，他就近尋找可以拋出的石塊，攻擊這樣侮辱他的人。可是人們斷絕了對他底施與，人們把喫剩的東西投給狗，投給別的乞討的人，投給垃圾坑……却約好了共同來飢餓着他。

三天了，他被飢餓着。已經沒了再舉起石頭投擊侮辱他的人們底力氣，祇有切着牙齒看着他們。從他對面和他同樣的，也是用兩手代替着兩脚爬來了一個四條腿的人。不過那個四腿人是有着鬍子的，並且已經白了，隨着爬走輕輕地搖蕩：

『老四條腿啊……』

過路的人一律這樣稱呼他。他卻只是向他們接連地動點着那發白的頭，眼睛沒有存在似的笑着……於是便有人把一兩個銅元，或是喫剩的一塊「乾糧」塞

進他搭在肩頭「搭連」裏。於是他再向前爬着……路上蕩動起來的灰色的烟塵，雲霧似的籠罩着他。

『兄弟……爲什麼停在這裏？』老人爬近了他的身邊溫和的笑着，側着頭，端詳着他的臉和周身：『你是新從坑裏上來的吧？腳在什麼時候落掉的？』

他起始也不想回答他，他曾看見這老人是那樣恭順的承受着別人的侮辱，而獲得了些什麼；他自己要準備餓死，或是尋到一個山崖滾下去自殺，他侮蔑的看着這老人，而不回答。

『兄弟，爲什麼不回答我？』

『因爲你甘心承受別人的侮辱！』他禁不起這老人一致的向他笑着，誠意的等待回答，終於回答了他。

推煤的獨輪車，從他們的身邊吱吱 ga ga ……連成串的，通過着。每個推車人，左左右右扭擺着身子，更是那每隻染着黑黑煤屑的腳……這使他哭了！



「兄弟……像我們這殘廢的人……要想活下去……只有忍受侮辱了……」

煤坑對我們已經是絕了緣——他們給了你多少恤金？」

「三百元——」

「比我多一百五十元……因為你年青……」

「我還了他們……我要我的腳……」

「你還了他們？你怎樣的還了他們？」

「我撕成了碎片，我打在那醫生的臉上和那公司代表的臉上……我要我的腳……」

「那他們當然要趕出了你……」

「是的……他們用了一種藥……當時他們並沒有發怒，大夫說……喫了這藥……我的腳就會長出來……我就昏迷過去……而後……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醒來……我已經被放在了山下的河邊……」

『啊！你這木鎖……還是新的咧！』老人看一看他這新的伙伴，兩隻手支柱着的新的木鎖，喟嘆似的接着說：『醫院是蓋在那樣高的山峯上啊！』他茫然地向對面一個山峯上，和廟宇並排建築的一帶白色的建築物望着。

『我會試驗着爬過三天……我要爬上去……每回我全是爬不到幾段石塔我的力氣就完了！膝頭和手腕……像有刀在刮……』

『這是不成功的……我也曾去要過我的腳……我爬不上那山……外國人是聰明的……他們把公司和醫院全蓋上了那樣高的山……煤洞卻在地下挖得那樣遠，那樣深……！』

『我終有一天……要爬上那山……』他望着那山頭切動着牙齒。

『我是只有看着你……和有腳的人們了——等着罷……等着我們的國家收回來也許就好了……他們究竟是外國人……外國人特別的國人總是不一樣的……鋸去我們的腳——你姓什麼呢？』

『我叫王才。』

『兄弟……你撕了你的恤金……那你就要和我一樣了……我們一同爬着活下去罷。走到我住的地方……爲你弄一個窩……你應該有一個窩的……』

爬着，王才他想不出理由能夠拒絕這個領導他的人，他已經餓了三天三夜是睡在山根的天幕下。

『到那裏去？我還要爬上山……我要去討還我的腳……我要拚了我的命……一個人沒有了腳……怎活下去啊？不能推車，也不能下坑……每天就這樣爬着活下去……像你一樣，受着侮辱向人討要着活麼？我不能……』他雖然這樣續斷的說着，可是他卻不能夠停止了跟隨這老伙伴的後面的爬進。

老人微微停頓了一下，一隻消瘦的馬似的，緩緩的扭轉了頭向他這新識的伙伴安甯的看了看，接着點一點頭說了。聲音是不甚清朗的：

『你還年青……要到自己應該死的時候……還要幾十年……侮辱也要跟

隨你幾十年……你是不應該這樣爬着活下去……你還有力氣……你應該有腳……推車還是下坑……你不是幾天沒什麼喫麼？我那裏還積存着能夠喫飽你一頓的東西……不過這全是用侮辱換來的呢……」

當他們爬過一條街，孩子們，店舖裏的商人一齊向他們叫了：

「又添了一個是四條腿啊！」

這次王才卻不再擡起頭來，他也不再注意爬在他前面的那個老伙伴，是怎樣屈辱地點着他那發白的頭，瘡癩的笑着，從戲弄裏從那黑色浮塵的飄擾裏拾起落在石板路上的銅元。——他祇是痛楚的咬嚼着自己的牙骨，盼望着，快一點爬盡了這條街。——這街對於他似乎是生滿着逆立的刀角。

「喂！王才——」

誰在叫他呢？這聲音是熟習的，可是如今卻變得這樣陌生。連自己的名字似乎也不是屬於自己了，因為自己的名字被呼喚已經是不常有的事。在煤坑裏，在醫院

裏，那是只有號數，沒有人名。

「啊……」他答應了。同時望着站在他身邊的這個人。這個人同別的煤坑工人，同生活在這個城市裏所有指仗着「煤」來生活的下層人一樣，披掛着凋零的羽毛似的衣裳；在同一黑色的汁液裏滾燙過……。

「你的腿……幾時碎的啊？」

「三個月以前……」

「在德國人的坑裏？」

「嗯——」王才認清，這是他兒時的朋友常春。他們是一同下的煤坑，一同像一隻蝟似的，尾巴拖着裝滿着煤石的籃筐，整年月在那低層的坑底下，競賽的拖運着，掙着成人們三分之一的工錢。到了能夠創煤的年齡，他們便不在一個洞裏，常春開始愛着更遠和更深的洞了。那裏能夠獲得更多的工錢：

「我到遠一點洞去。」

「去罷，反正我們還是在一個洞裏。」他鼓勵着他的伙伴，可是從此他們只有在坑口偶爾見一見的機會，那是當他們日夜班交替的時候。

「你的一隻眼睛完了麼？」王才發見他的伙伴的一隻眼睛黑陷下去，可是那一隻卻變得過度擴大和陰毒！

「瞎了兩個月——我已經不在那個坑。」

「也給了你恤金？」蹲坐在一邊的那個四條腿的老人，添搭了一句。

「給了。——一百元。這……他們說我還能工作……他給了你多少？」常春看  
一看那老人，可是又把那隻陰毒的好眼睛，轉到了王才的臉上——他的臉低垂下去，把手裏的一隻木鎖，在地上憂鬱的打了一下，剛剛有點沉落下去路上的灰色的  
烟塵，又飛騰起來了。說：

「也給了……三百元……我全扯碎了它……當了他們的面……我爲什麼  
要錢呢？我要他們還我的腳——」

「你——」常春把自己的身子蹲落下來，一隻手抓着自己朋友的肩頭，開始在王才的臉上研究似的察看着說：

「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爲什麼……誰知道爲什麼？」他淡淡的笑了一笑。

「那你要一輩子爬着活下去……」

「和我一樣……」回答的不是王才，而是那個老人。他的眼睛沒有光澤的，一看常春又看一看王才：「還是走吧……說過去的事情……總是當不了現在的肚子餓的……」他第一個，又把兩手握好了那早已變成了黑色，祇是柄把還有些發白和閃光，兩隻脫落了掌鐵的馬蹄似的木鎖；身體又相同一個碎布團似的，沒有彈力的蟲似的，蜷伏下來，開始向前爬動。爬了幾步他又停止了，一隻母狗眷顧着崽兒似的扭回頭來：「一同來罷……一同到我那裏去……爬過這條河……山脚下那個廟……」

他們爬行在一帶河岸上。崖下很急速的在那很寬闊，森立着各式各樣的發着白色的石頭的河牀上，靠近一邊，交流着從各個山上匯流下來的黑黃交綜的溪流。輕輕的起着噪叫。崖上，正是一串盛滿着整塊煤石和細得土屑似的煤屑的運煤車開下來了。另外一串正準備開上去的空車廂，每個裏面全是聳立着人。遠一點看去他們似乎全在笑着，呆板的從那一團黑色的堆積中，露着發白的牙齒，似乎在表示着人與人的區分。火車頭雖然看起來小得怪滑稽，但是喘息得卻很倔強，叫出來的聲音也是倔強的尖銳。

『你爬起來還是這樣不熟習咧！』常春走在他朋友的旁邊，眼睛不離開的瞧着他的每個不熟習的動作，他感到一種刺痛！這刺痛刺過他的眼睛，注流到他的心！

『停下，讓我背着你——』

『爲什麼？』正在爬着的王才停止了。抹一抹額間的汗，翻起眼睛來，看一看從上面垂射下來的常春的眼睛，又開始爬着。



「沒聽見嗎？停下。我背着你——」這次王才卻不再停下了，他說：

「爲什麼？」

「你這樣爬，幾時爬到啊？」

「你心急……先走一步吧……我不要你背……」

「爲什麼？」

「我是要一生爬了活下去的……你能背我一生嗎？」

「至少……」常春說不下去了。他是知道王才，他不相同自己，他不愛冒險，不愛放蕩，他是倔強和固執相同一塊石頭一樣的。雖然他們不相聚很久了，可是他發現他這性格是毫沒有挫傷的存在着。似乎還有了增加。

「至少……怎樣呢？至少我要練習着活下去……我要忍受着等待我的機會……我要他們還我的腳……我要等待這些喪天良的德國人……爲什麼你不到坑裏去？你的眼睛壞了一隻並不妨害你……」

「我要花完了我的恤金……快了……」

「花完你的恤金……」王才不再言語。

老人在前面，爬下了崖坡，等待在過河的橋頭。用手舀着水洗着鬍鬚和臉。

「爬這橋要當心啊！爬得遲了……後來的人要罵哪！」老人爬上了橋頭，他是那樣異乎尋常的樣子，緊張着每條臂和腿。王才也摹倣着，可是他却那樣顯着生疏和蠢笨。

常春，他背搭着手，走在這兩個人的後面，緩慢得使他自己發着急躁，常常要把這急躁變成近似一種仇恨。從那一隻好的眼睛，惡毒的向每個迎面來的，經過他身邊木板上的水潑灑着。無論男人或女人，老人或孩子，他對於他們全起了一例的憎惡！正和憎惡着煤坑中檢查他工作的人和那終年終月陪伴着他的煤石一樣。

——太陽單單是給他們預備的麼？娘的……

從兒時他同王才進了煤坑，他們看見太陽的機會總是少的。他們的記憶裏只

有那小小的掘煤時候的照明燈和那昏沈的，垂懸在通路上的路燈。他們幾乎忘記了日間的太陽和夜間的星，這些對於他們全是不必要的了。那只是爲了地上的，能夠欣賞和享受這樣人們而預備着的。他們也忘了朋友和親人……只有那十字鎚和鐵鐮的握把是他們所愛的……

如今，已經是兩個月了，他生活在這地上，花着他的恤金，每天看着太陽。只要他高興，他可以終天的在太陽拂照下面，沒有偏私的生活着。

——沒有幾天了……太陽又要和我隔絕……一切這地上的東西……全要和我隔絕……又全要隔絕嗎？

他斷了希望的計算着所有的錢！

——快了，再有三天……我會花淨了它們……再見罷太陽。

今天他遊蕩着大街，曬着太陽，企圖花盡了那所有的錢：

——一隻眼睛……

他準備在進煤坑，可是意外的他遇到了王才。他思索着王才爲什麼要拒絕了自己的恤金，並且還把它們撕成碎片的理由：

——他爲什麼要拒絕這應得的錢呢？他不想用這錢安甯的在太陽下面生活一個年麼？他的恤金……那數目……足夠他生活一個年……每天可以儘喫帶肉的飯……爲什麼他還要腳呢？鋸掉的腳……還能好好的安上麼？和自己原來生長的一樣……那麼我的眼睛也能夠復活起來了……但是我已經要了他們的錢

……

從什麼地方呢？像是從很遠很遠的海平線外，渺茫的他遭了一個旋風的突擊。這突擊起始是那樣渺茫的追趕着他的情感底波。這波起始是那樣溫柔的，深沈而沒有聲息的，向岸邊浮走着，可是這波頭卻越來越昂揚，越來越急速……最後他自己想要制止也沒有用，終於那昂揚的頭，和障害它前進的礁石和堤岸，用白色的爆炸填塞了那每個罅隙。

——啊……我應該要我的眼睛……

第一個是那個老人，他先爬下了這板橋，坐起身子來回頭望着：

『要向前看……不要向下面看……下面是水……看久了就要頭暈……』

直到王才和常春全下了那橋脚，他又伏下身子去，一匹記路的馬似的，湧動在前面。

這是一座凋零的古廟，院牆殘破得幾乎是不成形，可是那個大門還存在着，好像一具什麼動物的骨骼，透露的支撐在那裏。

『這就是我的窩……』老人得救似的爬進了廟堂，把所有身上的負載——「搭連」和一片破毡毯，——丟落在他用稻草墊好的鋪位上，微微可以聽到那搭連裏面，銅元們尅碰的響聲。『你們坐啊？』

當德國人經營的煤礦被日本人用兵接收了的時候（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間，）他想：

——也許日本人追跑了德國人……就會歸還中國……那時，他們也許讓我去工作了……他等待着。

二十年過去了，他爬着，他眼看着那老伙伴在一個早晨安靜的死去；眼看着童年伙伴常春，爲了要報復，要自己的眼睛，在夜間企圖焚燒那山頂上所有的白色的建築，用轟山的炸藥。事機不密被捉進了監牢……他也看見過從煤坑裏雲烟似的噴湧出來，漫山漫野……滿街頭……叫着罷工……爲了要求着自己的利益的坑友們，和兵們流着鬪爭的血……是怎樣一滴滴摔進了那路上灰色的浮塵裏……

——他等待着。

——全過去了！

從前在街頭侮辱着他，罵着他的一些孩子們不常見了。偶爾看見一個，那已經不再是玩皮和不安定的孩子，而是一個成年的工人。變得老蒼和沈默。——相同自己的二十年前。

「你們也下坑了？」

「下坑了……你好啊？四條腿。」

他有時懷着一種報復似的歡喜問着他們。現在他對於誰再叫他作「四條腿」已經完全坦然，自己幾乎也忘了自己的名字是「王才」。

頭上的每根頭髮，由深黑一根一根轉變到蒼白脫落着；臉上的紋溝一天一天的變得單純深入。眉毛脫光了。只是那眉骨和下巴，却更顯得突出和拉長。眼睛變得小而殘酷，平常總是尋覓什麼的，看着地。鼻翅單薄，一條直的不甚突起的，有着相當長度的鼻子，和那散落鼻子左右幾顆大的天花斑，却似沒有什麼變更。

「日本人比德國人好些嗎？」他常常要問着那些從坑裏到地上來的人。回答

他的：

「這時候一條命才三百元哪！德國人的時候，你的脚就是三百元……」

——一條命纔是三百元麼？可是三千元我也不能賣了我的脚！

他對於日本人也絕望了。如今他只是切動着牙齒，一堆破布片似的，相同二十年前他那個老伙件，在這每條灰色的街上爬動着，唯一的希望，只是在等待着祖國收回那煤坑，給與他工作和生活。後來他却漸來漸變成一條瘋狂了的狗似的，無選擇的向這灰色城中每個人吠叫着：

『你們全是有脚的人……爲什麼不收回自己的煤坑……你們要把自己的脚……還不如我的價目……賣給日本人嗎？我的脚是賣給德國人了……可是我並沒有收他們的錢……』